

中國民族英雄列傳 目次

第一編

李牧	頁數	一
蒙恬	三	
衛青	四	
霍去病	四	
李廣	六	
蘇武	八	
趙充國	一〇	
馬援	一二	
班超	一四	

目次

虞詡	頁數	一六
祖逖	一九	
謝安	二〇	
朱序	二二	
檀道濟	二四	
韋叡	二六	
李靖	二八	
薛仁貴	三一	

一

283066

劉仁軌……………三三

顏杲卿 顏真卿……………三五

張巡 許遠……………三八

郭子儀……………四二

楊業……………四四

第二編

李綱……………一

宗澤……………四

韓世忠……………七

劉錡……………八

吳玠 吳璘……………一二

虞允文……………一四

楊延昭……………四七

寇準……………四九

韓琦 范仲淹……………五二

狄青……………五四

种世衡……………五六

張世傑……………一七

陸秀夫……………二〇

文天祥……………二二

鄭和……………二六

于謙……………二八

熊廷弼……………三二

袁崇煥	三六
史可法	三九
閻應元	四三
黃道周	四五
夏完淳	四七
瞿式耜	五〇
鄭成功	五二
張煌言	五二
葛雲飛	五七
<hr/>	
洪秀全	六〇
李秀成	六三
劉永福	六六
馮子材	六八
左寶貴	七二
聶士成	七四
黃興	七七
陳其美	七九

中國民族英雄列傳 第一編

李牧

從前戰國時代，在現今我國蒙古一帶有一種游牧民族叫做匈奴的，因覬覦中國的土地肥美，時常來侵略中國，北方沿邊各地的人民很受他們的掠奪和焚劫。當時和匈奴接境的燕趙秦三國，都把「北方匈奴」看做國防上的一件大事；趙將李牧便是因防守匈奴而建立了不朽的功勞的。

李牧所鎮守的地方是代和雁門一帶，就是現在山西的大同太原等處。以前那些防守匈奴的，都只曉得「水來土掩，兵來將擋」，臨時抱佛腳，所以往往失敗。獨是李牧是有計劃有準備的長期防禦；當時趙王却也很

李牧

一



信任他，使他在防地一切可以便宜行事——那一帶的官吏概歸他任用，租稅也概歸他征收作軍餉。

至於他防守的方法，看去似平淡無奇，只不過每天殺牛犒賞兵士；每天教兵士學習騎馬射箭；教兵士很謹慎小心的看守着烽火；多派間諜刺探敵情；關於兵士的給養和作戰計劃都有極充分的準備罷了。偶然遇到有匈奴兵來侵犯防地，他還嚴令兵士不許出戰；如果兵士輕舉妄動出去應戰，還要辦他們的斬罪。

這樣的枯守了幾年，防地雖然沒有甚麼損失，可是匈奴却正在暗笑他們的膽量太小，兵士也因天天受了犒賞，無從一獻身手去報國，也覺悶悶不樂，急切地要和匈奴一戰。

李牧見匈奴已驕怠，自己的兵也已憤激，知道機不可失，就下令和匈奴開戰，大破匈奴兵十餘萬騎。匈奴的單于——王——帶了殘兵向北逃

去，從此匈奴不敢再近趙國的邊境。這便是李牧因長期防衛政策而得到的最後勝利。

蒙恬

當秦始皇正在進行統一事業時，在秦國北方邊外的匈奴部落，趁秦無暇顧及北境時，又悄悄的南下偷渡了黃河，到河南地方（即今河套）來游牧。

秦始皇既統一中國，覺得河南一帶和他自己北方邊境毗連，無險可守，北境居民容易受匈奴的騷擾，因命大將蒙恬帶兵三十萬北伐，將在河南地方游牧的匈奴盡行驅逐過河，收回河南地，以黃河為天然的界限。

蒙將軍本是一個專攻法律的學者，並不是單純的軍人，所以他將匈奴趕過了黃河以後，覺得不必窮兵黷武，祇要防備匈奴，不使他們混進境

內，便可保持邊境上永久的安寧；因一面沿黃河築了四十四縣的縣城，派兵嚴密防守；一面從京師到河南，開了平直的道路，以便和匈奴有事時運輸上可以便利些；但這樣只得防守河南一帶。於是又將秦國原有的長城和從前燕趙二國沿邊所築的長城都連接起來，西從臨洮起，東到遼東止，順着地勢的高低平險，一路鑿山渡河的修築城牆，延長到萬餘里，就成了後人所稱的『萬里長城』，用牠作爲防禦匈奴的永久而偉大的軍事工程。從此匈奴畏懼蒙將軍的威名，在將軍坐鎮那裏的時候，始終不敢南下來侵犯。所以那時秦國在北方除了有形的長城外，蒙將軍也隱然是一座無形的萬里長城哩。

衛青 霍去病

中國北方版圖，自秦代蒙恬築了長城以後，河套地方——當時叫

做河南——本在中國界內，後來秦末大亂，匈奴趁着這個當兒，又侵畧進來，河套地方，就被匈奴占據了。還有甘肅西北部地方，匈奴也常常從此處侵擾進來。所以到了漢武帝時候，爲自衛起見，就不得不和匈奴戰爭。

衛青是漢武帝時候的一員能戰之將。他和匈奴打過好幾次仗，沒有一次不是勝利的。其中最重要的事實，就是將河套地方奪回，漢朝就在這地方建立了朔方郡，並且築了一座朔方城。當時漢兵打匈奴，是諸將各路並進的，武帝因爲衛青調度有方，命他爲大將軍，諸將都歸他節制；不但自己封侯，並且三個兒子也都封了侯。

幫着衛青打匈奴的，是驃騎將軍霍去病。霍去病也和匈奴打好多次的仗，其中最重要的是在隴西方面殺出去，過焉支山千餘里，斬了匈奴無數的名王，連匈奴祭天的金人也奪了來。後來匈奴西部的渾邪王也降了漢，漢族的勢力就得到了甘肅西北部的地方。

霍去病功高，所以和衛青一樣的封了侯。可是霍去病毫無榮辱利祿的念頭，有一樁故事可以證明：當時漢武帝因為他功高，給他起了一所高大的住屋，請他去看看，究竟合式不合式。他回答說：『匈奴未滅，何以家爲！』意思就是說：國難的當兒，應該大家刻苦，談不到居住安適的問題。

李廣

漢武帝時候打匈奴的名將，除開衛青霍去病外，還有一個李廣。李廣天生是一隻猿臂，最擅長射箭。當時匈奴的厲害之處，就是因為能够射箭，可巧碰到了李廣，匈奴就無法可施了。李廣的射匈奴，他老是沈着應戰，不是敵人在數十步之內一發即中的時候，他從不發箭。所以不發則已，發則敵人必應弦而倒，他從不浪費一枝箭。匈奴怕他得很，稱他爲「飛將軍」。講到他的戰略，也是得力在沈着二字。他在危急的時候，總是不動聲

色。有一次，帶了一百個騎兵追趕匈奴，不料越追越遠，和自己的大軍已經照應不着了，前面一望，但見山上有匈奴兵數千，嚴陣相對；廣的部下要退走，李廣說退不得，立刻發令向前進，約距匈奴兵有兩里路的光景，又發令大家下馬解鞍，就地而臥。這時天色將晚，匈奴以爲漢有伏兵，李廣是來誘敵的，便退兵了。又有一次，匈奴下令要捉活李廣，一戰之後，李廣果被匈奴擒住，載在馬上，打算帶回去。廣在途中，裝做死去，一會兒，偷瞧着身旁來了一個胡兒，騎着一匹好馬，他便猛的騰身而起，跳到那馬上，將那胡兒推下，並且奪了他的弓箭，向南疾馳。匈奴兵追來，他就用奪來的箭，搭在弓上，射殺追兵，從從容容的回來。

最後一次，和衛青霍去病一起出兵攻打匈奴，衛霍都大勝，李廣偏偏迷路，出兵無功。漢廷要論他的罪，他說：『我生平和平和匈奴大小七十餘戰，這一次偏偏迷路，豈不是天意嗎！』就自刎而死。

當時衛霍早已封侯，李廣死時已經六十多歲，還不曾封侯。所以軍中將士，一聽到他的死信，都同聲大哭，百姓無論男女老幼，也都爲他下淚，因爲他是一個民族英雄，結果竟這樣的悲慘。

蘇武

漢武帝時候，外交上和匈奴交涉事很多。那時蘇武也因事奉了命令，拿了漢節，出使到匈奴去。不料到了匈奴，竟被他們拘留起來。

匈奴單于，往往喜歡利用漢人制漢，尤其對於有才幹的漢人，格外注意。所以當時的衛律李陵等一班漢官，都受他的籠絡，背棄祖國，留在那裏。這時衛律就奉了單于的命令，來和蘇武說，叫他投降匈奴。蘇武聽說要他降，就拿佩刀自殺。衛律嚇得連忙把他抱住，用種種方法給他救治，纔活了轉來。後來衛律又向他勸說道：『蘇君！徒死無益，不如降了吧！你看我也是』

漢人，現在居然封了王，擁有軍隊數萬，財產也多了，不得這樣富貴，多麼享樂呢！蘇武指着他的臉罵道：『呸！你這不要臉的賣國賊！背棄祖國，貪圖富貴，簡直不知什麼是恥辱。不但人格喪失，國格也給你丟盡了。我不但不願和你講話，簡直不願再見你的面！』衛律討了一場沒趣，回報單于。單于更加要想他投降，把他拘留在地窖中，不給他飲食。可憐蘇武被囚後，天又下着大雪，既凍且餓，沒有法子，只好拿着雪塊和身上裹着的氈毛，嚼着充飢。這樣過了幾天，居然沒有餓死。單于奇怪絕了，又把他放逐在北海上無人的地方，叫他牧羊，等到生小羊的時候，纔許他歸來。但是給他的羊，都是雄羊，是不會生小羊的。他到了海上以後，糧食不至，他只掘取野鼠所拋棄的草實充飢。他天天牧着羊，拿着出使時候帶來的漢節，作爲伴侶，就是在睡眠的時候，也不離開。這樣天天拿着節頭上的毛，竟致紛紛脫落光了。

後來匈奴又與漢朝議和，漢朝要求他把蘇武放還，匈奴假說已死，竟

致無從交涉。直至漢使第二次到匈奴時，常惠設法和漢使說明，漢使就假造事實，向單于交涉說：『現在我們在鳴雁足上，得到蘇武的親筆信了，爲什麼說他已死呢？』單于知道不能隱瞞，才把他放回。

蘇武在匈奴一共十九年，這纔回復了自由。他出國的時候，帶來隨員和兵士等一共有百多個人，現在跟他回去，只剩了九個人了。他來的時候，是一個很強壯的青年，現在居然頭髮鬍鬚都白了。他在匈奴，雖不曾以武力和他們抵抗，但經過這樣長期間的刻苦自持，情願犧牲生命來保持漢族的光榮，這也可算得是一位民族英雄了！

趙充國

漢時有西羌人，住在今青海及甘肅南部地方，共有一百幾十種，並不統一，「羌」是他們的總名。那時中國邊境上，很受他們的擾害，而且有時

還要勾結匈奴，來擾害中國。

漢宣帝時，西羌鬧得更兇了，於是激動了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將軍趙充國。他自告奮勇，帶了大軍，去討西羌。他的戰事經驗很豐富，行軍時步哨放得極遠，營壘守得極固，凡事必先計劃好了，然後動手，極其持重。羌種既多，每一種都各有一酋長，平常都互相攻殺，所以爲患很小，這一次實在被漢將義渠安國擊斬得過多，他們一致團結起來，所以不可收拾。充國窺破了這一點，所以他到邊境上之後，每遇羌人來挑戰，概置之不理。他說要根本解決西羌，不可貪小勝；一面通告羌人道：『漢軍特來討有罪之羌，無罪者可以自己表白；如其羌中能斬大豪一人來降者，賞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并各豪的妻子財物也統統賞給他。』這樣一來，羌人仍又自相斬捕，勢力漸漸分散，陸續降漢了。

充國對於西羌，用的是持久之策，因此兵費是一個大問題，計算當時

費用，只就糧餉而論，每月要穀二三萬斛。他以為討羌原是保衛漢族，但不可因用費太大，反傷國力。所以就用屯田的方法，劃出兵士一萬人，每人就地給他二十畝田耕種。糧餉有了着落，持久不成問題。於是一年之後，西羌敗亡的敗亡，投降的投降，統統平定，充國乃得奏凱而還。

充國所以能成功，只因遇事「能見其大」，他的宗旨，不過要保障國家和民族的安全，並非一定要殺敵，更不為自己個人功名上着想，所以他到底能收平羌之功。

馬援

馬援少時便有大志，常常對人說：「丈夫為志，窮且益堅，老當益壯。」意思就是說：「大丈夫境況雖窮，志氣格外要堅；年齡雖老，志氣格外要壯。」他又早抱定了「以死衛國」的決心，常常說：「男兒當死於邊野，以馬

革裹屍還葬，怎可以臥在牀上，死於兒女子手中呢！他在東漢光武帝手下爲臣，做了不少的保衛漢族的工作，就最著名的，是征交趾和征武陵蠻。交趾就是現在的安南，本是中國的土地。當時交趾被徵側徵貳等攻陷；其餘附近諸郡的蠻夷，也統統響應，嶺外六十餘城，接連被侵略進來，聲勢浩大。政府拜援爲伏波將軍，前去討伐。援從海道帶了樓船二千餘艘，兵士二萬餘人，到了合浦，緣海而進，逢山開路，走了千餘里，才到浪泊地方，與徵側等戰，徵側等大敗而逃。援率軍追趕，直到禁溪，殺了徵側徵貳；諸郡的蠻兵，也被打敗。嶺嶠才得平定。援回來的時候，將大的縣劃爲兩縣分治；城郭壞的，給他們修理；河道淤塞的，替他們鑿通；法律有不便於民的，替他們修改。這一來，交趾人很爲感激，不再背叛中國了。

後來武陵地方的五溪蠻又反動起來了，侵略臨沅。政府起初派去的兵不能得手。這時馬援已六十多歲了，自告奮勇，願意帶兵出征。光武因他

年老，很爲躊躇，援當卽披了甲，跳上馬，跨着鞍，向左右顧盼，表示不老的樣子。光武笑道：『這位老將軍，真強健啊！』就派他去。援在路上，對朋友說：『我受了國家厚恩，常恐年事有限，不能報答。此番出征，我死了也甘心。』到了臨鄉地方，大破蠻兵，再進去到壺頭，蠻兵在山上扼守着，下面是河道，水流得很快，船隻不易上去。加以南蠻地方，氣候不良，瘴氣極其厲害，這天氣很熱，所以援與兵士都害了病，狼狽得很，只得在河邊鑿土爲屋，暫時休養。蠻人以爲馬老將軍多日不出，一定死了，屢次鳴鼓叫喊，要殺下來。援就從土屋中舉起雙足，伸出頭來，故意給他們瞧見，暗暗的表示我馬老將軍不死，你們休得妄動。敵人大驚，不敢來攻，這樣的堅持了多少天，可惜馬老將軍倒底死了，蠻人也因爲糧食缺乏，不能固守，只得投降漢軍。

現在新疆一帶地方，漢時總名叫做西域，其中共有五十餘國，因為他們的東面就是匈奴，匈奴常常要想伸過勢力來，借以威脅漢朝，所以漢朝對於匈奴，常常要用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的政策。到了東漢，匈奴更慫恿西域來犯中國，所以政府一面派大兵去討匈奴，一面就叫班超去通西域。

班超起初當的是書記的職務，常常投筆而嘆，說：『大丈夫應該到國外去發展事業，豈可永遠在筆硯間過生活呢？』這番他奉了政府之命，帶了手下的吏士三十六人，赴西域去，先到鄯善國，那時國王有投降漢朝的意思，很優待他；後來忽然怠慢起來。超想：這必是匈奴使者來遊說，以致國王態度懷疑了。他就召集吏士三十六人說道：『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夜間時候，各各拿了軍器火炬，向匈奴營盤喊殺進去，匈奴兵大亂，不及逃避，被殺死三十餘人，燒死百許人。超召國王來，將匈奴使者的頭給他看，於是全國恐慌，只得投降。超撫慰了一番，然後再到別國去，因為他在鄯善國先

立了一個「下馬威」其餘的西域各國，就好講話了，有的殺了匈奴使者來降漢，班超也到處宣傳漢朝的威德，所以到了第二年，政府召超回去，西域人都挽留他。于闐人乃至哭着說：『你對於我們，如同父母一般的好，千萬不可去。』抱着超的馬脚，不肯放他走。超也只得作罷。

這時候，班超的吏士仍舊只有三十六人，他覺得借了投降諸國的兵，去打反叛諸國，終不是澈底的。於是向政府請得兵五千，先後征服莎車、龜茲、月氏、姑墨等國，最後將最強頑的焉耆也打平了。結果，西域五十餘國，完全投降中國，超封爲定遠侯，坐鎮西域，凡三十一年，才回來。

虞詡

東漢時代的外患，最厲害的要算羌人了。前後百餘年，他們忽降忽叛，政府很難於應付。只有安帝時候的虞詡，他本着保衛國家的宗旨，不一定

拚命的打；能够善用計謀，以少許兵士，深入危險之境，打敗羌人數萬之衆，這是何等的功勞！

永初四年，羌人蹂躪涼州，中國損失很大，政府主張放棄涼州，以省軍費。虞詡力持不可，以爲：中國土地，我們應竭力保全，雖寸土尺地，也不容放棄，爲敵人所有。他又主張練習騎兵，抵制羌人。因羌人都是騎馬，來去很快，漢兵徒步追逐，終是無濟於事。果然政府照了他的辦法，以後出戰，屢次得勝。光初二年，羌人犯武都，政府拜詡爲武都太守，出兵去抵抗。詡到了陳倉地方，被羌人數千遮住，因自己兵少，暫不前進，假意的宣言：向政府請兵，待兵到後出發。羌人相信了，就四處散開侵犯鄰近的郡縣去了。——却說古代的軍事情形，凡兵士必須隨帶糧食，隨地起灶燒飯，所以灶的多少，與兵士的多少成正比例。這時詡因羌人分散，當即進兵，晝夜不停的走，他想出一條妙計，掩飾他的兵少，第一天，叫兵士們應該起一灶者都起兩灶，第二

天，起四灶；這樣的每天加倍上去，灶的數目越多，羌人看見了，就一傳二，二傳三的說是漢兵開到了許多，所以飯要多燒，灶要多起了，終於不敢來侵逼。

詡到了武都，兵數到底不滿三千，羌人却有萬餘，詡命兵士先用小弩發箭，故意示弱；誘敵前進之後，突然用大弩射擊，羌人大驚而退。詡便率兵奮擊，殺傷羌人很多。詡仍恐漢兵虛實，被羌人窺破，因又分令兵士爲數組，從東門出去，北門進來；接着，再叫他們換了別種衣服，照樣的進出；幾次三番一來，羌人看了，終不知道漢兵的實在數目，以爲一定是很多的，便恐慌起來。詡知道羌人要退了，預先在中途埋伏兵士，待羌人走近了，出其不意的殺出來，羌人大驚而逃，就此潰散了。詡回到武都，建築軍營，安置兵士，招集流民，開墾土地；結果，不但邊境得了保障，并且交通便利，戶口日增，生產豐富，與二三年前的武都，大不相同了。

祖逖

西晉末年，正是國難臨頭的時候，國都洛陽，遭了敵人——匈奴族劉曜——鐵騎的蹂躪，同時懷帝也被他們擄去，國勢日危，中原地方，擾亂得不可收拾。那時憂國之士，眼見着異族這樣猖獗，政府又沒有平亂的能力，正悲憤到了極點。其中有一個叫祖逖的，就從這個悲憤聲中，起來做救國的工作。

他痛憤國家的殘破，常有恢復失地的志願。那時政府抱着無抵抗主義，不肯出兵北伐，他很憤慨地提出意見說：『我們國家的擾亂，並不是由於人民離叛違抗的緣故，乃是軍閥們——王室貴族爭權奪利，互相殘殺的緣故；因此外族乘着我們的內亂相尋，就起來趁火打劫了。現在外患侵逼，人民都有一致禦侮的決心，假使政府能够給我軍隊，我可以號召國民，

共同起來收復失地，以洗刷我們國家的恥辱。『可惜政府終於沒有北伐的決心，不能依從他的主張，僅給了他些糧食布匹，也不給他軍械，要他自己去招募兵士。他沒奈何，帶了百多個部下的兵士，便渡了江。船到中流，他憤恨地擊着划槳，指着江水宣誓說：『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意思是說：倘使我不能肅清中原，而再回來渡這大江，大江有靈，任憑處罰。』

他渡江之後，把兵屯駐在淮陰，一方面趕鑄兵器，一方面訓練兵士，招足了二千人，成了一枝轟轟烈烈的義勇軍，幫助政府北上，收復失地。他屢次打敗敵人——後趙石勒，黃河以南，都給他恢復過來；可惜政府沒有十分信任他，這樣一個民族英雄，他終於在國難期中，憂鬱而死。

謝安

東晉孝武帝的時候，大江以北一帶地方，差不多都給秦主苻堅統一了。他擁有廣大的土地，堅強的兵力，野心勃勃，要想南下侵略晉地。那晉朝呢，國勢衰弱，當然不是他們的對手。幸虧上下齊心，國內人民，都有團結禦侮，抵抗異族的決心。——可是禦侮的重要辦法，就是「沈着」二字。倘若徒然高喊口號，鬧得烏煙瘴氣，結果仍舊是不行的。講到這層，謝安是個好例子。

謝安是那時主持禦侮的中心人物。他身居宰相之職，平時總是不動聲色，往往遊山玩水，表面上很安閒地度他的生活。那時苻堅南侵的動員令一下，實足有步兵六十多萬，騎兵二十七萬，浩浩蕩蕩，殺向前來。晉朝得到這個消息，大爲驚惶。謝安一面密令他的弟弟謝石、姪兒謝玄等，帶了八萬兵，定了策略，前去迎戰；一面仍舊玩他的山水，毫不在意。等到秦兵漸逼漸近，謝玄遣將率領精兵五千，在洛澗地方，嚴陣抵抗。第一次接觸，就把秦

兵打個大敗，殺了他們前鋒部隊一萬五千人。接着秦兵大隊直逼澠水，在河那面紮下大營，滿山遍野，都是兵馬。但是晉兵並不慌張，依舊抱着沈着的態度，來對付他。那時謝玄差人和秦兵的主將說，要求把部隊向後稍稍移動，以便渡過水來，和他們決一死戰。苻堅一想，這正好乘他半渡的當兒，殺他一個措手不及，馬上就答應了他。那裏知道退兵的命令一下，兵士們如潮水般向後湧退，不可阻止，這時候忽然有一個人大喊着說：『秦兵敗了！』於是陣線大亂，晉兵趁勢追擊，把秦兵殺得片甲不留，大將苻融陣亡，苻堅也帶了傷落荒而逃。

晉兵捷報傳到國中，謝安還正在很安閒地和友人下棋，將捷報拿到手中瞧了一下，隨即捧在一旁，好像沒有這回事一樣。

朱序

和敵人作戰，在勢窮力盡的時候，有些人往往抱着「城存與存，城亡與亡」的決心，不是奮力戰死，便是自殺見志。這種忠勇的氣概，是值得崇拜而佩服的。但有時並不是一定要這樣做，才算報國，能够留着有用之身，慢慢想法子報國家的大仇，暫時勉強屈服，一等機會到來，就起來反抗，這樣，才算是「大勇」，才算是「大丈夫能屈能伸」。

秦晉淝水之戰，晉兵把秦人殺得大敗，此事已經敘述過了。可是在那秦軍後退的當兒，忽然有人大喊「秦兵敗了」的這人到底是誰呢？這一喊，到底與這次晉兵的戰勝，有多大的關係呢？

原來喊的就是秦國的度支尚書朱序。他本是晉朝的襄陽刺史，在四年前，秦兵攻陷襄陽，把他擄去。他就假降了秦國，官位比在晉朝時大了許多。這次秦兵攻晉，他奉了命令，到謝石那裏來做說客，勸謝石投降。不料他暗地裏把秦兵的軍事秘密，都告訴了謝石，并且說：『你們趕快趁他大軍』

未集，先打他一個下馬威，以後破敵不難了。」所以第一次接觸，晉軍就得了一個大勝。他回去之後，在秦軍漸漸向後移動的時候，猛的從陣地上大叫「秦軍敗了，」霎時間一傳十，十傳百，軍心大亂，陣線動搖，晉軍趁勢進攻，秦軍自相殘踏而死者不計其數。朱序也就回到晉朝。這一次的戰功，在表面上果然是謝安的用兵得法，其實都是朱序暗中活動的結果。他就是留着有用之身，來報國家的大仇。他不是要憑着感情作用「戰死或自殺」來博得「忠烈」的名譽。他的行爲，才算是「大勇」才算是「能屈能伸的大丈夫」

檀道濟

檀道濟是南北朝時宋武帝手下的一員大將，武帝每出兵，總用他爲先鋒，以善用兵而忠於國家，爲武帝所信任，所以武帝將軍權交給他。

文帝元嘉八年，魏兵侵宋，宋兵和魏戰不利，文帝便命道濟爲都督，去救援。道濟從建康（今南京）一出兵，便打了勝仗；從此一連和魏兵打了三十多仗，簡直無戰不勝，直追魏軍到今山東歷城地方，後來因糧餉不繼，只得回來。他回來時，魏兵約略知道道濟缺乏糧餉，便要來追。道濟部下的兵士，得了訊，人人憂懼，不知如何是好。道濟便分付兵士，連夜搬了許多泥沙來，叫他們一袋一袋的量，一袋一袋的裝，裝了一袋，唱了一袋的數目，故意使魏人聽到。魏兵以爲道濟軍中糧還很足，就不敢追了。道濟於是叫兵士全身披掛，自己駕了四馬大車，緩緩而退。魏軍更疑他有伏兵，終於不敢來追，他便全軍而歸。這一來，魏人可真怕他了；甚至魏國人鬧鬼時，都畫了他的像來驅鬼。

後來文帝生病，宋宗室和朝臣無端疑鬼疑神，怕道濟擁重兵不可制，設計殺了他。他臨死時，氣極了，將帽子往地上一擲，說道：『你們真不知好

歹，無端壞了你們自己的萬里長城！』魏人聽到了這個消息，大家互相慶賀道：『道濟已死，我們就不怕南人了。』從此年年派兵來窺視宋國。元嘉二十七年，魏兵大至，直達瓜步，文帝在城上見了，歎道：『道濟倘還在，又何至於此！』

韋叡

梁武帝時，出了一員名將，名叫韋叡。那時候，魏人趁着梁朝新起，不時派兵來侵略。武帝天監四年，便命韋叡爲都督，出兵北伐，旌旗所指，奪取魏小峴城，進討合肥，魏人在合肥防守堅固，急切不易攻下。叡正在籌劃攻城的方略，魏忽又增派援軍五萬到來，梁兵當時已因連日作戰，有點疲乏，魏又平空添了一枝生力軍，大有不戰而退的趨勢，便大家一齊要求韋叡從速請求政府增援。叡不慌不忙，笑着說：『敵到城下，纔去請救兵，那裏來得

及並且我求增援，他難道不會去徵募兵士麼？要曉得兵勝在和不在多，我們還是齊心禦敵吧！」衆將聽他一番說話，便仍去分頭應戰，竟把魏國的援軍破了。魏兵看正面攻打不能取勝，便轉從側面攻入，乘勝進逼。韞所駐防地，聲勢之盛，嚇得梁軍將士又來堅請韞退保後方巢湖一帶。韞大怒道：『有這道理嗎？將軍臨陣，有進無退，我韞只知死戰，不知其他。』韞身體素薄弱，這時勉強撐持，不能騎馬，便坐板車，日夜巡視各營壘，親往存問諸兵士，這一來，梁軍陣地便又堅固，一連支持了許多天，倒反把魏兵殺得大敗，幾至片甲不留。

第二年，魏又出兵數十萬，號稱百萬，殺到梁國邊境，將鍾離城圍困得水洩不通，且夕便將攻下。韞奉命往救，他部下因怕魏兵強盛，勸他從緩進行。韞便說：『救兵如救火，鍾離人民危在且夕，飛奔前去還恐不及，那裏可以再緩？』不到十日趕到，把魏兵殺退，魏軍生還的不及十之二三，從此

魏便不敢輕易進兵寇梁，梁邊境才稍得安息。

照韋叡的戰略看起來，他真可算得一員勇悍的戰將，但是他對於國內人卻處處退讓，從不和他人爭權奪利，並且從不和他人爭閑氣，卻好像是一個很膽怯的人。可見他臨陣作戰，奮不顧身，心目中中原只知有國家，不知有自己。

李靖

唐代的突厥和秦漢時的匈奴一樣是中國北方邊境上的大患。經過隋文帝煬帝唐高祖三個很英武的皇帝，中國總是奈何他不得，只好用公主嫁給他們的酋長，去緩和他們的侵略；唐高祖甚至曾向他們的酋長稱臣，這是何等的國恥。

唐太宗即位，覺得「是可忍孰不可忍」，便想派兵北伐，洗刷國恥，并

以保持北方邊境上的安寧。恰好那時有一位英勇的將軍可以擔任這事，太宗便將這重大的責任叫他擔當起來，這人便是唐代的開國元勳李靖。李靖奉了命，便毫不遲疑的帶了三千人馬，由馬邑出去，直入突厥境內。突厥酋長頡利吃了一驚，一打聽原來只有三千人，心裏就很懷疑，他心想李靖是個老於用兵的人，倘不是唐人起了傾國之兵而來，斷不會這樣孤軍深入，便不戰而退，并且假意派人來投降。太宗也就派人去收撫。

李靖知道頡利沒有誠意，便帶了兵很快的向頡利的根據地進發，一路上遇見突厥的偵察兵，都將他俘虜過來，使他們不能去通報頡利，所以李靖的大兵到了那邊，頡利正忙於招待唐使，毫不察覺，這一來，嚇得突厥人手忙腳亂，頡利祇好匆匆帶了一萬多兵往北方沙漠一帶去逃避。不料李靖早就派了他的舊部李勣在要口上埋伏着等候他，頡利此去撞個正着，便被唐將所擒，其餘突厥人也只得投降。太宗便命李勣鎮守北方，突厥

也就不敢再來侵犯。

過了七八年，西方的吐谷渾來侵掠邊境，太宗又想叫李靖去防禦，無奈那時李靖已因年老多病，辭職家居，太宗覺得不好意思，李靖聽見了這消息，便去見宰相房玄齡，告訴他年雖老，還可以效力，并叫他轉告太宗。太宗大喜，便又叫他帶大兵去征勦，經了幾十場惡戰，吐谷渾酋長兵敗自殺，靖因另外派一個小酋做了酋長，吐谷渾也就不敢再騷擾。

又過了十年，太宗要親征高麗，召了李靖來說：『你已北破突厥，西平吐谷渾，現尚有高麗未服，你還願意去嗎？』那時靖年已七十七歲，告老病在家了，一聽這話，便欣然說道：『還肯叫我去嗎？那麼我的病也就好了。』雖是太宗因他太老，不忍再勞動他，可是即此足見這位老將軍一心衛國，連他自己年歲也忘記了。

薛仁貴

「白袍小將薛仁貴征東，」這是人人知道的故事。那時的東，是指高麗國講。高麗一向是中國的藩屬，到了唐太宗時，反抗起來，而且侵犯新羅，不准他來朝貢中國，新羅乞援於唐。太宗招募兵士，決計親征。薛仁貴就是當時應募的一個小兵。唐軍到了安市，高麗派兵二十萬來拒戰，太宗命諸將分頭迎擊，這時薛仁貴不肯埋沒了自己，特自著了一件白袍，持戟挽弓，大呼衝鋒，一往直前，高麗兵無法抵禦他，唐兵也就乘勢跟着殺過去，高麗人大潰而降。太宗望見，差人到前線去問：「著白袍首先衝鋒的是誰？」仁貴應聲喊道：「薛仁貴。」太宗當即召見，大加贊賞，就將他的地位，由兵士一躍而升為將軍。

仁貴精於射箭，百發百中，臨陣往往一勇當先，不肯落人之後。他屢次

去征高麗，總是單騎直入，碰着他的，個個應弦而倒。石城那一戰時，有一個善射的高麗人真厲害，一連射殺了中國兵十餘人。仁貴一見大怒，單騎去救。那人見仁貴來了，連忙搭箭射去，可是不要想射中。仁貴待他箭完了，便一馬過去，將他活捉而歸。總章元年，政府因高麗叛服無常，決定遣大軍作最後的攻擊。仁貴又做了先鋒隊的隊長，他先打敗金山的高麗兵，便乘勝帶了二千人，進攻扶餘，諸將因他兵少，勸阻他。仁貴說：『兵不在多，只要善於運用。』他這兩千人果然因他運用得好，殺了高麗兵一萬多。扶餘一攻下，其餘四十城，都望風而降。仁貴率軍前進，直達平壤，執高麗王，高麗從此平定。政府於平壤置安樂都護府，統轄各地，即以仁貴爲都護。仁貴在高麗救濟貧民，驅逐盜賊，選用人材，開發實業，高麗人大悅。

仁貴於征東之外，還有兩次禦外的事情，值得我們記述的。一次是北方的鐵勒人來侵犯中國，仁貴奉命去征討，遇鐵勒人衝殺過來，他便連發

三箭射殺他們三個衝鋒的，其餘都大驚失色，降的降，逃的逃，仁貴就帶兵渡過沙漠去追擊，一直追到天山，鐵勒從此衰落。回來的時候，軍士們很高興的唱着歌道：『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一次是突厥兵寇雲州，仁貴奉命出征。突厥人問唐兵道：『你們的大將是誰？』唐兵回答道：『薛仁貴。』突厥不信道：『我們聽說薛老將軍已經死了，怎麼還是他！』仁貴當即脫帽上前，給他們看，突厥人一見大驚，都下馬羅拜。仁貴乘勢進擊，大破突厥。

薛仁貴本是一個很貧苦的農夫，應募投軍的時候，年紀也還輕，當時他不過覺得國家有外患，人民便應以身許國，不容偷安罷了。後來便因他這一片愛國的熱忱，畢竟做了有唐一代的名將。

劉仁軌

小說上都說薛仁貴跨海征東，其實薛仁貴所立的戰功都在陸上，跨海征東的乃是劉仁軌；劉仁軌所征的「東」，也不是高麗，乃是百濟。

百濟也是朝鮮半島上的一個國家，因為他鄰國新羅仍臣事中國，派兵侵入新羅，並且強迫新羅脫離和中國的關係。新羅求救於唐，唐派大將救新羅，平定了百濟，遂留部將劉仁願駐守。

不久，百濟人福信又奉了百濟王子扶餘豐，帶兵來圍劉仁願。唐太宗爲保衛國軍起見，令劉仁軌提兵往救，仁軌奮鬪陷陣，一路攻打進去，百濟兵不能抵敵，祇好解圍而去，退保任存城。仁軌正想和仁願班師回國，不想扶餘豐又派人向高麗日本去討救兵，要來截殺唐軍。仁軌得知此訊，知道非痛創他一下，非但自己和仁願要危險，而且援救新羅的目的也不能貫徹，便令仁願由陸路進兵，自己却帶了舟師由水路去會攻。他的舟師駛至白江口，正撞着日本所派來援助百濟的兵船，便迎頭痛擊，連戰了四仗，無

戰不利，將日本兵船燒去四百艘。日兵被殺死投入海中，連海水都變成紅色。於是扶餘豐逃走，他兒子忠便帶了日兵的將官來投降，百濟平。太宗就命仁軌駐守百濟。仁軌看見百濟二次被兵禍，便一意整理地方，恢復戶口，開通道路，從事建設。百濟人民大悅。

這一來，日本人覺得唐的國威不可侮，因派人到中國來朝貢，並且爲尊重中國起見，特設一種地位隆重的使臣，稱爲「遣唐使」，從此不敢覬覦朝鮮半島。這固然是中國文化優越，足使日本傾慕，但不是仁軌一戰的餘威，日本也不肯戡其野心的。

顏杲卿

顏真卿

安祿山造反，表面是中國的內亂，實際却是很大的外患。因他本是一個雜種胡人，被節度使張守珪所收養，就冒充了中國人。他善於逢迎，不到

幾年，居然做到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的節度使，專制東北一方，儼然敵國。他又想擴充勢力，向政府薦用蕃將三十二人，藉以排斥漢人。天寶十四年，就帶了奚契丹等兵十五萬人，打進來了。這時候，太平日久，兵備廢弛，河北二十餘郡，望風而降。只有常山郡太守顏杲卿和他的堂弟平原郡太守顏真卿，出而抵抗，保衛國家。

事先，真卿早已挖掘濠溝，招集丁壯，存儲糧食，預備抵抗祿山，保守疆土，并以此呈報政府。唐玄宗聽見河北失陷，嘗說：『可歎！河北二十四郡，竟沒有一個忠臣！』得到了真卿的呈報，因大喜道：『我一向不認識顏真卿，是怎樣一個人，現在居然有此作爲。』這時祿山已渡過黃河，打進洛陽，叫他的同黨固守後方井陘口。杲卿就和真卿聯起兵來，謀截斷祿山的歸路，牽制他西進之路，屢次誘斬井陘的守將；一面差人到河北各郡去警告說：『政府大兵就要到了，你們趕快恢復原狀！』并命郭仲邕爲先鋒，帶兵到

各郡去示威。經他一號召，果然有十七郡兵士共二十萬人，統統響應，殺了賊將或漢奸來降，共推顏真卿爲盟主。祿山知道消息，以爲杲卿係己所保薦，也要來抗命，氣極了，便命史思明率兵猛攻常山。杲卿督率兵士，晝夜拒戰，堅持了六天，終因各郡不及來援，糧盡矢絕，常山失陷。思明就逼杲卿投降，拿刀擱在他的兒子季明頸上，對杲卿說：『你降我，我就饒他的小生命。』杲卿只當做不聽見，季明便做了刀下之鬼。杲卿並不悲傷，被俘到洛陽，一見祿山，便大罵。祿山就責備他道：『我待你不薄，你如何反我？』杲卿就罵道：『你本是一個牧羊羯奴，政府叫你做到三鎮節度使，待你好算薄嗎？又如何要造反？況我是中國人，做的是中國的官，守土有責，豈肯從你這反叛的逆賊！我現在爲國家討賊，恨不得將你碎屍萬段！既被你所擒，不必多說，快殺我罷！』祿山就將他剮割，斷舌而死。臨死時，還是罵不絕口。他的家屬三十餘人，也同時不屈被殺。

這時，賊勢浩大，平原不久也被攻陷。他們事雖失敗，可是因此一來，各處將士忠義之氣，已被激發，就中如張巡許遠等，畢竟拚了命來保障江淮，不致全國盡入賊手。

張巡 許遠

安祿山反時，黃河南北大小地方官吏紛紛降賊。張巡那時不過是一個真源縣的縣令，而且縣城也已被他的上官獻給安賊了。他雖毫無憑藉，却是一心衛國，便號召得千餘人，不計利害，起兵討賊；乘着雍丘縣令令狐潮率兵投賊時，他便帶領了千餘人入據雍丘。不久，令狐潮引了賊兵四萬人來攻雍丘，因為張巡守得堅固，他便架了雲梯，想爬城而入。巡令軍士將草一捆一捆結起，灌了油，用火點着擲下去，雲梯着火，賊兵死的死，逃的逃，只好退去。後來，安祿山打進長安，玄宗逃走。令狐潮原和張巡是朋友，便到

城下來勸巡投降，說：『現在國家大事已去，你在這危城之中，還想怎樣？不如跟着我去享富貴吧！』巡就責備他道：『我爲國家而死，是榮譽的；像你這樣貪圖富貴去從賊，還要仗了賊勢橫行，將來賊兵一敗，非但要懸首示衆，還當遺臭萬年哩！』潮很羞愧而去。

巡堅守了四十餘日，政府存亡，既無消息。城中的箭也已用完了。巡始終不灰心，便想出計劃來：做了千餘個草人，披以黑衣，乘夜間用繩吊到城下去，賊兵一見，以爲巡兵出城來了，都發箭射去；一會兒，巡令兵士將草人吊上來，在草人身上，得箭數十萬支，便又堅守起來，後來這計劃被賊窺破，箭完時照樣的將草人吊下去，賊大笑，並不發箭。巡又乘他們不備的時候，命五百個敢死隊衝出城去，殺進賊營，賊兵大亂，潰走。令狐潮再率兵來攻，巡使雷萬春巡視城上，萬春與潮談話未完，賊兵發箭射他，面上中了六箭，仍舊兀立不動。潮大驚，遠遠的對巡說：『我看過雷將軍，就知道你鈞軍令

了！』這樣的又相持了不少時候，巡對潮說：『你要得此城，送馬三十匹來，我們得了馬，馬上就走。』潮因急於得城，便答應了，將馬如數送去。巡得了馬，分給三十個驍將，就叫他們去衝鋒，賊兵大敗，潮不敵，又逃走，從此不敢再來了。巡將俘虜的賊兵，凡是胡人，一概殺掉；被逼的漢人，統令歸業，這一來，漢人棄賊來歸的，達一萬餘戶。

第二年，賊將尹子奇率兵十三萬圍攻睢陽，太守許遠向巡求援。巡以睢陽地方重要，當即帶兵進城，與遠合力抵抗。遠自以才幹不及巡，請他主持軍事，自己專門辦理軍需。巡一到，便殺牛犒軍，以忠心衛國的道理，勉勵軍士，軍士感奮，晝夜苦戰；巡又屢出奇計破賊，賊終無可如何。

這樣支持了半年，城中糧食將盡，將士每日只能吃米一小勺；米完了，吃草根樹皮；於是病死的病死，餓死的餓死，只剩得一千六百人；而且都很殘弱，連開張弓的力氣都沒有的了。巡連連叫人出去討救兵，誰知那些統

兵的將官，都只知保守實力，而且還以爲張巡何必苦苦死守睢陽。賊兵知睢陽外援已絕，圍攻益急。也有人勸他不如棄城東走。巡都以爲睢陽是江淮的保障，萬一不守，賊必乘勝而南，江淮必不保；江淮不保，政府的財賦無所出，如何可以平亂賊？可是堅守不難，最困難的就是糧餉。這時連草根樹皮也吃完了，只得將馬殺了來吃；馬又完了，羅取天空的雀，搜捕屋中的鼠來吃；後來連雀鼠也無從去羅捕了，張巡無奈，只好將自己的愛妾也殺了，來支持軍士的飢餓。軍士們都痛哭失聲，巡就對兵士說：『諸君經年乏食，還肯同我死守，我恨不得割了身上的肉來果諸君的腹。現在又怎能愛惜一妾的生命，眼看你們餓死呢！』許遠也殺了奴僕來餉士。可是大家只有一口氣，實在沒有抵抗能力了，終於被賊兵攻進，子奇就逼巡投降。巡大罵不屈被殺。許遠被俘到洛陽，不久也遇害。

張巡等六千餘人，抵抗賊兵十餘萬之衆。內無糧食，外無援兵，以睢陽

區區一隅，支持十個月之久，堅苦卓絕，死而後已。這種衛國精神，在中國史上是很少見到的。

郭子儀

唐朝平定安史之亂的戰功，要算郭子儀第一。肅宗嘗說道：『我們國家的復興，完全是子儀的功勞！』的確，這並不是過分的話。假使那時沒有郭子儀，中國就要亡於雜胡手中了。那時人因為他一手撐持唐室，又因他官居中書令，（便是宰相）所以都尊稱他爲郭令公。

他討平安史之亂以後，以聯回紇，抗吐蕃，爲作戰的根本策略。雖然回紇和吐蕃同是外族，但回紇對於中國的感情比較的好，又沒有土地的野心，所以分清「敵」「友」，以便可一意和吐蕃作戰，沒有「多樹敵人」的危險。可是不幸得很，那時候有一個重要的大員叫僕固懷恩——鐵勒

部族，居然背叛中國，勾結回紇吐蕃大舉入寇，給了子儀一個大大的打擊。這時敵兵有三十萬之衆，都是慍悍的騎兵，一路焚燒殺掠，聲勢洶湧，京師震動。一天，回紇吐蕃的聯軍，把涇陽圍得水洩不通。子儀因爲城中守兵只有一萬，令部下嚴陣防守，不出戰。恰好那時僕固懷恩中途病死，敵人內部意見衝突。子儀看準這個機會，便差人聯絡回紇，共擊吐蕃。回紇本以爲子儀已死，所以一時不肯相信，差人到唐營中來說：『郭公既在軍中，可不可到我們那裏見見面？』子儀答說：『可以，可以。』就帶了幾個護兵預備前往。可是一班將士們，都不肯使他獨自冒險去投敵人的羅網。子儀說：『敵兵現在比我多幾十倍，實力不能和他抗戰，所以我想把至誠來感動他。』左右的將士見他一定要去，就請他帶五百精兵前去保護。子儀不要，祇叫衛兵一路喊着說：『令公來了！令公來了！』回紇兵大驚，立刻排成嚴整的隊伍，都拿着弓箭瞄準預備，射放的樣子。子儀不慌不忙，慢步前往。回紇

見真是子儀，忽然都紛紛下馬拜道：『真是我父親一般愛我們的郭令公來了！』子儀一一加以慰勞，并責備他不應受人利用，侵犯中國。回紇自認受了僕固懷恩的煽惑和欺騙，『說郭令公已死，』不料竟上了他一個大當。於是雙方訂立同盟，共打吐蕃。吐蕃見着這樣情形，便連夜偷偷的逃去。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郭子儀單騎見回紇」的故事。他以主將的地位，親入敵營，並不是不覺着個人生命的危險，但抱着大無畏的「爲國犧牲」的精神，便什麼都不怕了。

楊業

楊業，便是小說上和戲劇上叫他「楊老令公」的那一位老將軍，正史上却也曾給他一個很好的別號叫做「楊無敵」。他是宋太宗時的宿將。宋太宗因爲他熟悉邊情，叫他帶兵鎮守代州一帶，防禦東胡族的契丹。

恰巧那時契丹的兵，攻進雁門來了，業便領了他部下的幾千騎兵，從小路包抄到敵人背後，襲擊過去，契丹兵因此吃了一次大敗仗。自此以後，契丹兵只要望見楊家軍的旗幟，便急忙逃避，不敢逗留。

雍熙三年，宋朝因為契丹屢次來侵犯，爲圖一勞永逸計，調集大兵，預備北征，任命潘美——便是小說上叫他潘仁美的——爲行營都部署，楊業爲副部署；同時，更任命王侁劉文裕等爲護軍。他們剛行軍到桑乾河地方，適值曹彬軍隊，受了挫折，便下令把軍隊退回代州。過了不久，太宗又下了一道諭旨，打算將雲應寰朔四州的百姓，遷入內地，並且叫潘美等所帶的兵護送。

契丹國的蕭太后，看見宋人不敢進兵，又派了十多萬大兵，攻進寰州。楊業便對潘美說道：『現在敵軍的兵勢，更加利害了，我們暫且不可和他作戰；因為朝廷的命令，是叫我們救出四州的百姓，我們還是帶了兵，先把

百姓救出來，再作計較。」那知王侁第一個就反對道：「怎麼竟這樣畏怯？依我看來，只要直趨雁門，努力進攻過去，就行了。你素來號稱無敵將軍的，現在看見敵兵來了，卻又不肯作戰，許是不懷好意吧！」楊業道：「我何嘗怕死，實在因爲時機還沒有到，徒然犧牲了兵士沒有用。現在，你既然疑心我，就讓我去衝頭陣！」說着，又流淚對潘美道：「事已如此，我就先去赴國難吧！」一面又指着陳家谷口說道：「請諸君帶領步兵，在此地佈好了強弩，作爲左右翼，等我轉戰到來，你們便用步兵夾擊。」

潘美便和王侁帶領了部下兵士，在谷口列起陣來，但是，過了合一會，不見動靜，王侁等以爲楊業已經打勝了契丹，都想爭奪這次功勞，便領兵離開了谷口，向前出發。這時潘美也無法制止他們。他們走了二十里，得到楊業敗退的消息，大家便又拚命地退却，簡直不留一兵在谷口。

楊業努力奮鬪，從午時戰到傍晚，退到了谷口，舉眼一望，連一個兵影

兒也不見，不覺撫着胸口，悲傷萬狀。一面只得仍舊率領了他的部下，和契丹兵竭力抵抗；他身上已經受了十多處的創傷，兵士們也差不多死完了。但是，他還掙扎着，將敵兵殺死了數百，直到他的坐騎受了重傷，再不能前進了，才被契丹兵捉了去。他的兒子延玉，也就在這時戰死。

楊業監禁在敵營中，不覺太息道：『我本想討賊捍邊，保衛國家，不料竟被奸臣所算，以致一敗塗地，還有何面目活在世上！』從此他便絕食，過了三天，竟餓死了。可是，他雖殉了國難，他的兒子延昭，仍繼續着他防禦契丹的工作。

楊延昭

楊業有七個兒子，除開延玉已經陣亡，所以楊業死後，還剩有六個，其中頂著名的，就是延昭。延昭在幼小的時候，常常召集小朋友，擺列陣伍，做

打仗的遊戲。他的好武，好像自天性中帶來的，所以楊業最愛他，說：這個兒子最像我，就帶他到軍中去，每逢打仗，就叫他實習。後來楊業和契丹在朔州交兵，延昭做了先鋒，他的臂膀上着了流矢，臂膀已經穿過，他還是忍痛死戰，若無其事。

楊業死後，他獨當一面，在邊境地方抵禦契丹。有一次冬天，契丹兵趁着嚴寒，大舉來侵遂城地方。遂城很小，素來又不設防備，契丹兵攻打得很厲害，幾乎要被他攻上城來了。延昭心生一計，乘着夜間叫城中所有壯丁都挑了水到城牆上去澆，從城上澆下去，一直澆到城外，四面八方團團的澆着，好在城小，很容易的就澆遍了——這是什麼玩意兒呢？難道用水來灌契丹兵嗎？不，到了天明一看，這一座小小的遂城，已變了一座小小的冰城，原來這時候，本是嚴寒不開凍的時候啊！這樣一來，契丹兵莫說要想攻上城來，就是走到城邊，也都個個滑倒，他們不免手慌腳亂起來。延昭

乘勢殺出城去，大得勝仗，殺死了不少敵兵，截獲了不少戰利品。

延昭用兵，號令極其嚴明，逢到敵來，他自己上先；逢到有功，他讓給軍士。身爲大將，他出來的時候，服裝和小兵一樣。得了財物，統統犒賞軍士。自己仍舊身無分文。軍士們都心服他，甘願聽他的調遣，打起仗來，無不拚命。所以他仍能保持着楊家軍的威風。契丹很怕他，稱他爲楊六郎。楊六郎在邊防先後二十多年，契丹人終奈何中國不得。

寇準

宋眞宗景德元年，契丹兵常常來侵擾中國的邊疆，可是一來卽去，似乎沒有一定要來侵略中國的意思，大家都不當他一回事。獨有寇準知道契丹不懷好意，這是故意給中國看輕了，好乘中國不備，來大舉侵略，因此寇準主張積極練兵備戰，并在重要地方佈防。

到了那一年冬季裏，契丹居然調集大隊人馬，攻進中國來了。告急的文書，一天達到了五次，一時人心惶惶。寇準却已胸有成竹，一點也不理會，只自飲酒談笑，若無其事。第二天，別的大臣們，將這事奏知真宗，真宗也覺駭然，便問寇準，寇準道：『陛下要了結這件事卻不難，只要五天就夠。』同時，要求真宗，親自到澶州去督戰。

當時，許多大臣們聽了這話，都非常害怕，竟有抱着不抵抗主義，阻止真宗親征的。不久，契丹兵已圍瀛州，那些抱不抵抗主義的大臣如江南人 王欽若，便請真宗避到金陵去，四川人 陳堯叟請真宗避到成都去。真宗一時委決不下，又問寇準。寇準道：『是那一個替陛下出這樣的主意，這人就該斬首。要知道陛下既很神武，將臣又很和協，如果御駕親征，那怕賊兵不退，在這樣的緊急關頭，陛下要是遠遠地避了開去，人心一潰散，國家還保得住嗎？』說着，便堅決地請真宗到澶州去。

眞宗到了澶州南城，知道契丹的兵力很盛，因此，又有人建議，請眞宗就在南城停下，不要過河，以便觀察形勢。寇準便又竭力請求道：『陛下要是不過河，人心還是不得安；我們這邊現有王超領着精兵屯駐在中山地方，可以扼住他們的咽喉；又有李繼隆、石吉保分佈大隊人馬，可以束縛他們的左右肘；再加上四方的援軍已一天天的到來，更有什麼疑惑呢？』

眞宗和羣臣們還只是害怕，不管寇準怎樣分說，仍是委決不下；寇準悶悶的退出，恰巧遇見了宿將高瓊，便對他說道：『高老將軍，你受了國恩，今天打算怎樣報答？』

高瓊道：『我是武人，情願一死報國。』

寇準於是就和高瓊再去見眞宗，高聲地說道：『陛下以爲我不知兵，請問高老將軍看？』高瓊便跟着說道：『寇準的話沒有錯！』

寇準又說道：『時不可失，就請起行。』說着，高瓊已經叫衛士們把眞

宗的車子推進來了，眞宗只得渡過河而去。

過了河，眞宗的車子直上北城門樓，遠近的百姓們，望見眞宗的車頂，一齊都踴躍歡呼起來，差不多幾十里以外，都可以聽得到；那些契丹兵也被這種呼聲嚇得怕起來了。

這時敵軍本已氣餒，加上敵將撻覽出來督戰，又被宋兵射死。敵軍望風而潰，便派人來議和。

韓琦 范仲淹

宋仁宗時候，西夏主元昊，在中國邊境——西部，作有計劃的侵略。宋因邊防廢弛，指揮既不統一，而作戰的人，又沒有通盤的計劃，所以常常爲他們所敗。後來用韓琦范仲淹等分路防守，邊防才得鞏固，西夏兵不能長驅直入。

韓琦的根本策略，有兩句話說得最切要，就是以『和好爲權宜之計，戰守爲實地工作。』他就抱定這個宗旨，和西夏對抗，這是他的救國大計。至於他平日辦事，也有一個固定目標：就是『無論做什麼事，不預先計算他的成敗。』他以爲一想到做不成功，就無論什麼事都不能做了。他對西夏是一個主戰最力的人。他起初擔任防守的地方是秦州，後來又和范仲淹駐守涇州。邊境地方的中外人民，沒有一個人不愛戴他。

范仲淹的防守西夏，本來是韓琦介紹的。仲淹做秀才時，就以天下爲己任。他有兩句格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就是他對於國家負責的表示。他初到延州的時候，整頓部隊，加緊訓練，做種種防禦工事。敵人聽到這個消息，相警戒說：『我們要當心這個小范老子，單是他肚子裏就有數十萬甲兵。』這就是說他的作戰，是一種有計劃的。他又聯絡羌人收爲己用，羌人都很信服他，稱他爲龍圖老子。所以他和韓琦合力防

守邊境，西夏侵略中國的野心，終不得逞。

他們兩人都抱了沉着應戰的態度，和西夏作長期抵抗。後來西夏終因國力不濟，——兵士傷亡過衆，經濟又感恐慌，不得不提出和議，請求休戰。在當時邊境的人民，深感他們禦侮的功績，都歌頌他們的功勞說：『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狄青

狄青是宋仁宗時候的一員大將。他每次臨陣，總是戴着一個銅的面具，披頭散髮，直衝到敵軍陣線裏去；敵軍見了他那種可怕的面貌，誰都嚇得不敢和他交戰。他在西北方面抵禦西夏，經過二十五次戰爭，曾經中了八次流矢，但終於戰勝了西夏。

後來安南地方蠻子儂智高，又反叛了，邕州已經陷落，一路打進來，廣

州又被包圍；嶺外一帶，擾亂得不成一個樣子。仁宗派了許多將士去救援，總是不能得手。狄青便上表奏請，願意擔負這個重任。他說：『我出身於行伍中，除了戰爭的事，沒有可以報國的機會；現在，願將騎兵數百，再加上一部分禁兵，一定可以生捉敵酋，送到闕下來！』仁宗覺得他的話很壯勇，便任命他爲荆湖宣撫使，總督諸軍，征討儂智高。

却說宋軍和儂智高作戰，正在連戰連敗的當兒。狄青到了賓州，考察情形，先發一命令，諸將不得輕自出戰，一切聽我所爲；接着又發一命令，休戰十日。敵軍間諜回去報告，以爲宋軍一時決不進攻了。這時候宋軍駐在賓州，儂智高駐在邕州，賓州和邕州交界的地方，有一座崑崙關，極爲險要。當狄青休戰十日的命令發出後，到了次日，適值是個正月十五元宵佳節，他出其不意帶領人馬，拚命的進兵，一直趕到崑崙關下，已經晚上。即晚在軍中大開燈宴，鬧到天明。第二天晚上再宴諸將，到了二鼓時候，狄青在

席上忽說身體不適，告便進內，一面仍舊派人勸飲，到黎明時候，諸將尚在等候，忽奉命令說到關外去會食。原來狄青早已改了服裝，和先鋒隊偷偷的度了崑崙關了。敵軍猝不防備，經他們夾擊之下，智高大敗而逃，狄青乘勝追擊，一路順風的進去，於是嶺外一概平定。

种世衡

敵人在前，因自己兵力單薄，不能抵抗，但又不得不去抵抗；於是想出種種方法，務使敵人屈服，用力少而成功多，這就是所謂「不能力敵，便以計取」。宋朝的种世衡，他先後守鄜州、青澗、環州，便用這種策略對付敵人。羌人中有一個明珠族的酋長，最爲驍勇，屢次侵略中國邊境。世衡很難於應付。後來探聽得那酋長很喜歡敲鼓，就想出一種方法來：叫人製造一個特別的戰鼓，周圍用白銀包着，顏色很爲漂亮，製好以後，暗地派人去

賣給那會長。那會長得了鼓，很爲寶貴，天天掛在身邊，有時敲着取樂。世衡吩咐兵士們說：『你們出戰去，要是碰見身邊有銀鼓的敵人，當即將他捉住。』果然有一次，那會長背着銀鼓，得意揚揚的出來作戰，世衡的兵一齊上前，出其不意，將他活捉而歸。這一來，明珠族的勢力就渙散了。

還有一個勢力最强的羌酋，名叫慕恩。世衡設法籠絡他；差人去邀請慕恩，在夜間到營中來喝酒。慕恩以世衡待人，素重信義，就毫不懷疑的來了。世衡慇懃招待，而且叫自己的愛妾陪他一起喝酒，喝了幾杯，世衡離席到裏邊去了。慕恩酒已喝得半醉，見世衡不在，便調戲他的愛妾。世衡在板壁縫中窺見，當即出來，假作發怒的樣子。慕恩面上，既慚愧，又恐慌，連忙叩頭謝罪。世衡忽然笑道：『你歡喜她嗎？那就送給你吧！』酒吃好了，慕恩帶了愛妾回營。從此對於世衡，十分感激。羌人中有不服的，世衡叫他去征討，慕恩無不從命，而且處處得勝；結果，羌人多歸順中國，不敢再來侵略了。

這時夏人的勢力很大，韓范等雖竭力防守，終不是澈底的辦法。世衡又想出離間的方法來：原來元昊寇略中國的計劃，多出於他的謀臣野利。野利與元昊的乳母白氏，感情向來不好；適值年終時候，野利到中國邊境來視察，宿了數夜。白氏就在元昊面前，說他要反的話。元昊雖疑心，但是沒有憑據。世衡探得之後，叫蕃人蘇吃囊乘間到野利帳中，偷得寶刀一把。世衡得了刀，故意宣言：野利已爲白氏所譖而死，就帶了兵士在邊境上設祭，追悼他，讀祭文，燒紙錢，很爲熱鬧。夏人來看，世衡與兵士故意逃走，夏人都爭先取得他們所拋棄的各種祭具及祭文寶刀；回去之後，獻給元昊。元昊看了刀，就認識是自己，送給野利的；再看祭文，有許多關於世衡與野利交好的話。元昊心中大怒，就斷定白氏的話是不錯的，當即逼野利自殺。野利一死，元昊失了憑藉，自相內亂，只得向中國請和，不再反動了。

中國民族英雄列傳

第二編

李綱

北宋末年，政治腐敗，國防廢弛；等到金兵大舉南下，一班當國的人，平日爭權奪利，儘有方法，大敵當前，卻都束手無策，守土的將士，又都抱着個不抵抗主義。當金兵渡黃河的時候，在黃河以南的官兵，竟望風而逃，任令敵兵一船一船，很從容的渡過岸來。金兵看到這樣情形，譏笑着說道：『南朝可說是簡直沒有一個愛國的人，倘使有一兩千人守在河邊，我們那得這樣容易的渡過來呢！』

那時政府既沒有抗敵禦侮的準備，他們惟一的計劃，自然祇有割地求和、遷都退避。就中只有一李綱不愧是個民族英雄。他憤激地說：『祖宗

給我們的土地，應當努力死守，萬不能把寸土尺地放棄給敵人！他對於遷都，尤其反對。當金兵渡河，朝臣請欽宗退避襄鄧，他便力持不可，他說：『城池再比都城堅固沒有了。現在百姓都在這裏，我們跑到那裏去！』欽宗要走，他便拚死用身擋住。隔了一天，欽宗又要走，他連忙叫着禁衛軍問道：『你們都情願跟着皇帝跑嗎？還是情願死守？』兵士們齊聲應道：『情願死守！』於是他又向欽宗說：『怎樣，有這般忠勇衛國的兵士，還怕甚麼！況且我們能走，金人就能追，一樣是危險，何如死守！』欽宗才給他說得覺悟了，下令說：『再有說去者，斬！』軍民聽說，都感動下淚，大呼『萬歲！』李綱就親自指揮佈防應戰，把金兵斬殺了幾千人。金人知道他們已有戒備，只得退兵；一面要求開和平會議。欽宗一聽到金人居然有和意，覺得正中心下懷，便差李撝前去出席。李綱說：『不好！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李撝懦怯，恐其誤國，不如我親自前去！』欽宗怕他去，和議要不成功，不聽。果然金人便

開列了許多無理要求，如「賠償兵費金子五百萬兩，銀子五千萬兩，牛馬一萬頭，綢緞一百萬匹，」還要「尊金帝做伯父，割讓中山、太原、河間三鎮，送親王宰相去做抵押。」啊！條件多麼苛刻，李掙一點不爭，帶了這些條件就回來。李綱聽了，直氣的兩眼翻白，就一萬個不答應，力主嚴行拒絕。可是這時漢奸李邦彥等力主和議，終勸欽宗屈服於這嚴酷無理的條件下完全答應了金人的要求。

可惡的漢奸李邦彥，他又和金人說：『主張用兵抵抗的，完全是李綱一班人。』於是又順從金人的要求，把李綱罷免，向金人道歉謝罪。這時候的一般民衆，真氣憤得連血管都要爆裂了。於是有一個太學生陳東倡議反對，民衆自動前往加入作示威行動的有好幾萬人，形勢洶洶，喊着「要求把李綱復職」的口號，震動天地。政府見民衆這樣的熱烈，總算把李綱回復了原職。

宗澤

金人打進太原，兩河地方的官吏，都畏難逃避。只有宗澤，他奉了政府的命令守磁州，便單騎去赴任。他以為我們受了國家的俸祿，當這危難時候，正應該保衛地方，豈可因難逃避。既到了磁州，便修理城池，製造軍械，招募義勇軍，實行他保衛地方的政策。同時上書政府，主張叫磁州、洛陽、趙州、相州地方，各練精兵二萬人；倘其中一州被金人侵略，其餘四州皆出而援救。政府很贊成他的計劃，即拜他為河北義兵都總管；不久，更拜他為副元帥。

這時，金人圍攻汴京很急，宗澤到大名去要求元帥康王，合兵去救。那時政府卻有與金人議和的意思，宗澤很不以為然，對康王說：『金人狡猾，故意想遲緩我們的救兵。我們趕快開拔軍隊，萬一金人變計，我們兵到城下，就不怕他了。』可是康王不肯，叫他先走。澤帶了孤軍，到開德，沿途和金

兵連戰十三次，都戰勝。無奈各路的救兵，都不肯來。所以進兵到衛州時，前後都是金兵的營壘，他自己部下的兵士們，也不肯上前去了。澤遂下令道：『我們到此地位，進退都不免一死，惟一的安全辦法，便是死裏求生！』兵士大爲奮勵，與金兵戰，無不以一當百，金兵大敗，退走數十里。可是汴京終因沒有救兵，已被其他的金兵攻陷，徽宗、欽宗也被擄而去。宗澤想追上去，可是各路援兵，仍舊不來。「獨木難支大廈」，只得到南京去見高宗。（即康王）請求派兵恢復失地。高宗不聽，同時政府中人，反議割地與金，澤又上書力爭不可；而且責備政府，爲甚麼不肯出兵。政府以金兵雖去，還恐再來，開封靠近黃河，形勢險要，就拜他爲開封府尹，留守京城。澤威望素著，到了開封，便招降許多大盜，連絡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在京城四壁及城外沿河一帶，築了堅固壁壘及連珠砦，造戰車千二百乘，以圖恢復。建炎二年，金將兀朮侵略白沙地方，距汴京很近了，一時人心惶惶；他的部下也

來問他怎樣的抵抗，澤正在和人圍棋，笑道：『何必恐慌！劉衍等在外面，自能抗敵。』一面當即選數千精騎，在敵人後方埋伏着。待金兵與劉衍交戰的時候，伏兵一齊出來，前後夾攻，金兵果然大敗，渡河而逃。這一來，金兵一時不敢再犯京城了。

宗澤聲威日著，金兵稱他爲「宗爺爺」。他前後上書南京政府，共二十餘次，總是勸高宗回京，出師討敵，爲國雪恥等話。但是政府始終抱不抵抗主義。澤氣極了，鬱鬱成病，背上發了背疽，痛得很厲害。可是諸將來問安時，澤還是提起精神說道：『我因國恥未雪，所以積憤成疾；只要你們能够殲滅敵人，我雖死也無恨！』諸將都爲他流淚。澤因念着兩句詩道：『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到了第二天，病勢越重，臨終的時候，還不肯忘掉國家，大呼三聲：『過河去！過河去！過河去！』他的意思，就是要渡過黃河去打金兵。

韓世忠

當金軍渡淮而南，著著侵逼，宋高宗已經到了退無可退的地步，從明州更逃往溫州；那時韓世忠的軍隊駐在松江、江灣、海口一帶，巴巴的等着金兵回來經過的時候，加以攔擊。不料金兵改變了行軍的道路，竟從秀州到平江退歸。世忠知道了，便把軍隊移駐鎮江，在焦山寺和其他險要的地方佈防。等金兵一到，就一齊起來應戰。這時他的夫人梁紅玉，在戰船上親自擂着戰鼓，指揮軍隊進攻。金兵大敗，金將兀朮，見渡江不得，戰又不利，便請求休戰，情願將所掠得的財物，全數留下，作為通過的酬謝品。世忠不許；又加送他許多名馬，又不答應。這樣相持了好幾天，世忠利用將士的長於水戰，把金兵的戰艦，擊沈了許多。兀朮沒法，要求和世忠當面談判。可是世忠提出兩個條件：（一）還我侵占的土地；（二）把擄去的徽欽二帝立刻送還。兀

兀朮要求無望，便用重金收買漢奸，得到了破海艦的獻策，世忠終於給他反攻失敗。但是世忠部下只有八千兵，和金人十萬大軍對抗，竟支持到四十八日之久，也很不容易了。從此以後，兀朮竟不敢再渡江來攻。

後來世忠又在揚州大敗金人，用的也是奇兵襲擊的戰略。他所擔任防守的地方，是江淮一帶。祇要有他在軍中，金人便不敢侵犯他的防地。他主張用兵力收復失地，竭力反對和議，因此與秦檜意見不合。自岳飛主戰被慘殺以後，他知道不能實現他的政策，就抱了消極態度。把官職辭掉，實行他的「解甲歸田」。他常常騎了一頭驢子，帶着幾瓶酒，在西湖上喝酒看山，很幽閒的過他在野的生活。死後封爲蕚王。

劉錡

劉錡是南宋初年和韓世忠、岳飛齊名的一員大將。當他奉命爲東京

副留守時，率領部下的將士，從臨安開拔，渡長江，涉淮水，到了渦口地方，忽聽得金兵違約，大舉南下，將取東京。他連忙棄船登陸，兼程前進，到順昌府城下，又接到諜報，說是金兵已入東京。他就在順昌安下營寨，佈置防守的工作。

那時他部下本來是王彥的八字軍，都帶有家眷；一聽到金軍的強悍，大家都未免害怕，竟有人主張退兵，用精兵來掩護婦孺，乘船南歸的。劉錡聽說，瞪着眼睛，握起拳頭說：『說甚麼！我們只顧自己嗎？國家養我們做甚麼用？如今明明有城可守，爲甚麼要退？再有人說這樣的話，我就以軍法從事！』隨卽下令把所有的船，都沈了，準備決死，不再歸去。再把家眷都安頓在寺廟中，外面都堆滿了柴草，吩咐他們一聽到敗訊，便放火自殺。兵士們一看到他這樣決死奮鬥，也就個個抱了必死的決心；男的登城去防守，女的都去磨刀劍，預備和金人拚命。可惜，這時城中戰守的工具都很缺乏，他

可也不管，把所有的門窗、破車，都拿來做障礙物，再把城外的民房幾千家，一把火燒了，免得被敵人利用。

他費了六日工夫，佈防完畢，金人已經渡過穎河，把順昌城團圍住。他便派遣了一枝兵包抄敵人的後方，殺傷了許多金兵。但金兵的生力軍三萬人又到了，他不但將金兵擱在心上，並把四面城門大開。這一來，金兵倒沒了主意，不敢走近來。他窺破敵人的軍心，立即用強弩射敵，更另派步兵邀擊，大殺一陣，殺得金兵紛紛墮河而死，不計其數。可是金兵卻越來越多，一連把城圍了四天，他在夜間命令五百名敢死隊，人人備了一個竹做的哨子，匍匐前進。這時天將雷雨，電光四射，真妙極，他們竟利用天然電光作探照燈，電光一亮，衝殺一陣，認定有辮子的——因金人都結髮辮——便砍殺，電光一息，卻又散開。這些人的集散，都用吹哨子爲號：哨子一吹，立刻集合，又一吹立刻散開，金兵不知道他們有多少人馬，又不知他們人

馬在那裏，以致陣線大亂，自相殘殺。劉錡率兵乘機進擊，一直衝殺到十五里外，金兵幾乎全軍覆沒。金將兀朮在汴聽到這個消息，立刻帶大兵十萬來援。當時曾說着大話道：『我們解決劉錡，真和用靴尖一踢那麼容易！』

大戰開始了，劉錡暗地在河裏散布了毒藥，一面命令軍士，只許用斧砍殺，口裏不准有一些聲響。指揮官韓直，身上被射中了好幾箭，依舊拿刀奮力衝殺；兵士們都作殊死戰，只有前進，沒有後退。金兵又大敗，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當時金兵頭上戴的都是鐵盔，身上穿的都是鐵甲，所用的騎兵，叫拐子馬，又號常勝軍，是金軍中最精銳的勁旅，平時不肯輕易出動。兀朮自恃有這樣必勝的把握，所以敢說大話。不料這一次，竟致精銳喪盡。他祇得逃歸汴京，把在燕的所有珍寶，紛紛往北方搬運，預備將燕以南的地方放棄。後來金主亮南下的時候，還不准提起劉錡的名字，恐怕搖動軍心。劉錡的餘威，一至於此。

吳玠 吳璘

金人侵略中國，共有三路：岳飛和韓世忠，都是抵擋中東兩路的；還有西路——川陝，關係也很重大，抵擋這一路的，就是吳玠、吳璘兩弟兄。

建炎四年，金人打進富平，四川震動。吳玠、吳璘便收集散兵，保守和尚原。這時政府消息不通，人心混亂；一般奸人，想乘機劫了他倆去投降金人。玠知道了，當即召集將士，勉以忠義衛國的道理。將士們個個感泣，情願死守；鳳翔地方的民衆，也都拿了糧食，助作軍餉，因此吳玠的軍勢一振。紹興元年，金兵在北山下挑戰，吳玠祇命將士暫時堅守。——原來和和尚原是一座高山，山間路狹，又多石子；金人善用騎兵，不便馳騁，便祇得棄了馬，徒步上攻；吳玠立刻命將士出擊，金人大敗。適值天又大雨，風雹交作，金人祇好完全退去。金人自出兵以來，戰無不勝，經此挫折，決計報復。遂派大將兀朮，

率兵十餘萬來攻。兀朮在渭水上造浮橋，連營築城，準備長期攻守。玠命兵士用強弩射去，金人稍退。再用奇兵從旁抄襲過去，斷絕金人的糧道。金人不能支持，預備退走。不料玠、璘預先在神岔地方埋伏着兵士，待他們到了，一齊出擊。金人大敗，兀朮身上被中兩箭，恐被宋兵認識，連忙剃去鬚鬢，單身逃走。

可是和尙原距離四川太遠了，玠深恐金兵間道進襲，就命璘去守仙人關。果然兀朮帶兵去攻仙人關，鑿山開路而進。這時玠因璘還在階州，自己先派兵去抵當；不久，得了璘的來信，說仙人關前面闊遠，後面有險可守，應該再修第二重關。玠當即照辦。這時璘的兵也已開拔，沿途與金人轉戰七日七夜，才到了仙人關，與玠兵會合。金人用雲梯來攻，被宋將楊政用撞竿撞碎，再用長矛刺去，金人便不敢上來。將士們因金人來勢凶猛，勸璘到別處去保守。璘拔刀劃地，說：『死也要死在此地，敢言退者，斬！』金人又分

兩路來攻，璘率軍左右抵禦；實在支持不住了，當即退守第二重關。

金人生力軍又到了，他們的身上都披兩重鐵甲，各人用鐵鈎連住，弔上關來。璘命兵士用強弩如雨一般的射去，金人死者如山；後面的金兵就在屍堆踏上來，窺測關內的虛實。第二天，金人攻西北樓，宋將姚仲登樓與金人大戰，樓漸漸動搖起來，當即用繩牽住。金人拿火來攻，仲用酒器擲下去，將火撲滅。這一來，金人再無計可施了。玠即命兵士拿了長刀大斧，衝入金營，金人大敗而逃。——金人此次攻宋，元帥以下，都帶了家眷同來，以爲一定可以打進四川；偏偏碰着一個銅牆一個鐵壁的兩兄弟，終於大失所望。

虞允文

紹興十一年，宋金和議成功之後，中國暫時無事，過了二十年，金主亮

突然野心勃勃，違反條約，親率大軍六十萬侵宋，渡過淮水，直到長江。那時宋將王權被金兵所敗，退屯采石。政府便派虞允文到蕪湖去，迎接李顯忠到采石來，接收王權的敗兵，以謀抵抗金人。

允文一到采石，望見長江北岸都是金人，好像就要渡江來了。這時王權已去，顯忠未來，權的敗兵，三五成羣，坐在路旁，不知大難之在目前。允文心中十分焦急，以爲坐待顯忠，必誤國事。他便招集敗兵，勉勵諸將道：『現在國難當頭，這個抗敵的責任，政府雖不曾叫我來負擔，但我怎麼可以迴避呢？』他於是布置軍事計劃：命諸將排列大陣，在岸上不動。將兵船五隻分開：中流一隻，東西兩岸各一隻，還有兩隻埋伏小港中，以備不測。布置才完，金人兵船數百隻，已衝過來了。允文命自己的兵船稍爲避開，待金人到了中流，一齊上前與金人大戰。允文先用別的船衝過去，將敵船撞沈了許多。可是金人還不肯退，繼續接戰。允文再派別的兵船繞出山背，斷他們的

歸路。金人以爲中國救兵開到了，紛紛逃去。第二天，金人又行進攻，又給允文殺得大敗。三百隻兵船，完全被允文用火燒毀。從此金人不敢再來，祇得退到揚州去了。

允文以爲金人到了揚州，京口一定危險。當即帶兵到京口去防守，在對面的滁河口，也分兵守住，以保長江。又造了許多戰艦，命戰士在江上行駛，回繞金山三周以示威。金人見他們守備堅固，終於不敢輕進。允文無事的時候，便去拜訪軍界耆宿劉錡，錡很佩服他，慰勞他說：『國家養兵三十年，不曾出過一點力。想不到像你這樣的一個書生，居然建立衛國的大功。我們對了你，也要慚愧呀！』

金主亮因屢次失敗，被他的兵士所殺。金人即遣使到中國來要求議和。允文勸政府拒絕，以爲不如趁此機會，恢復國土。政府便叫他去做川陝宣諭使。允文到了四川，又與吳璘克復了陝西許多州縣；可是政府不要，祇

叫他們退守四川。尤文上書力爭，以爲陝西一棄，金人窺四川的機會越多，中國豈不是又要受他的侵略嗎？隆興二年，和議成功，政府又議割唐鄧海泗四州地方給金。尤文這時做了湖北京西宣撫使，又上書力爭，以爲唐鄧是荆襄的門戶，中原重要之地，決不可棄的。可是政府存心苟安，那會聽他的話呢！

張世傑

宋朝度宗時，元人大舉南侵，長江以北一帶的要塞重城，雖有駐兵防守，但是他們一遇元兵，有的戰敗而死，有的不戰而逃，有的便獻城投降。竟使元兵如入無人之境。那時四方告急文書如雪片飛來，丞相賈似道，卻都擱置不理。江漢間的重鎮襄陽，已被元兵圍困三年之久，兀自不見一個援兵，到這時也祇可開城投降。

襄陽一失，元兵以爲乘勝東下，勢如破竹，不難直趨臨安。不想橫刺裏來了一個忠勇衛國的張世傑將軍，他帶了五千精兵，扼守鄂州地方。——鄂州是出長江的必由之路，隔着漢水有兩座城池。世傑用了很粗的鐵索，橫江封鎖着，兩岸排列着火礮強弩，又在重要的渡口，分段放哨，設置相當防禦；元兵奮力來攻，竟不能越江一步。後來元兵依着漢奸的引導，抄襲間道，將漢水南岸的新郢城攻破；新郢一破，隔江失了連絡，世傑祇好帶了部下兵士撤退。這時政府也正有緊急命令，召集諸將來京，於是世傑急急從江西退至浙江，去拱衛京師。

後來元兵長驅直入，逼近臨安，政府諸公都主張投降，世傑堅請皇上和太皇太后等航海暫避，再圖恢復，自己願領兵和元人背城一戰。不想那時丞相陳宜中存心賣國，不聽世傑的計劃，竟差人捧了傳國寶璽去投降，他自己卻一溜煙逃走了。世傑沒法，只得率領兵將，退守定海。不多時，他又

趕到福州，擁立益王 昀爲帝，來延續國家一線的命脈，表示宋朝並沒有亡，並藉以號召天下的忠義民兵，共謀恢復。可是這時臨安已破，各處的叛臣降將，竟引了元兵追蹤攻襲。世傑又祇得奉了益王，流離在東南沿海中的島嶼上，徐圖恢復。

後來益王不幸死了，世傑又奉衛王 昺爲帝，轉戰到了崖山；世傑因牠形勢很險，預備死守，將一千隻大船用索連結，擺成一字長蛇陣，外用木柵圍住，中間也用大船排成，成了一座很堅固的船城，爲益王居住之所。元兵聞知世傑死守崖山，又舉兵來攻。不幸那天驟起狂風大雨，昏霧四塞，世傑應戰失利，他就斬斷船索，領了十六隻船殺出一條血路；等到收兵一檢點，才知衛王已經投海。一霎時颶風大作，世傑遂登舵樓，望空說道：『我爲國家也算用盡心力了，一君亡再立一君，現在吾君又亡了，難道真是所謂天意嗎！』說猶未了，一個大浪，直撲坐船，世傑竟從舵樓墮海，和南宋的國祚

同歸於盡了。

陸秀夫

元兵既破臨安，羣臣們奉了益王逃亡在東南沿海；諸事草率，非常可憐。羣臣中除了張世傑忠義奮發，和元兵抵死力戰外，還有一個文弱沈靜而深明軍事政治的陸秀夫，輔佐益王，在流離顛沛中籌畫一切。

不幸，益王在海上受風，得病死了。羣臣們眼看大勢已去，恢復無期，都想散去，別尋出路。秀夫看着這種情形，非常悲憤，就很激昂的對他們說道：『皇上雖然死了，難道我們國家也就此算亡了嗎？現在度宗皇帝還有一個兒子，請問諸位將他怎樣處置？何況古人曾有祇靠一成一旅的地方兵力，居然能將國家中興起來。現在我們百官都齊全，士卒還有數萬，倘然天不絕宋，我們有這種憑藉，難道不能創立國家，共圖恢復嗎？』羣臣們聽他

這樣一說，大家默默無言，於是共立衛王 昺爲帝，預備和元兵作不斷的抵抗。

當張世傑死守崖山的時候，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雖在國難緊急期中，他還天天寫了大學的章句，替九歲的衛王講解。等到張世傑兵敗崖山，全軍大亂，秀夫急忙跳到衛王的坐船上，希望領出衛王，逃到安全地帶。但是坐船很大，急切不易行動，元兵又四面圍將攏來，喊殺震天，海水飛騰。年幼的衛王已嚇得兩淚直流，宮人們和羣臣的眷屬也都緊緊的圍着大哭。秀夫眼看這種悽慘情狀，心想到此已萬難脫走，就拔出寶劍，在人叢中將他自己的妻子，一個個先行驅逼入海，然後收劍對衛王道：『國家到這樣地步，陛下應當爲國家而死！我想從前德祐皇帝（即宋恭宗）投降敵人，已經受了很大的恥辱；陛下這時萬難再受恥辱！』秀夫說罷，也不待衛王答話，竟上前將他抱起，大叫一聲，分開衆人，一同跳入海中。一時宮人臣

子們也都紛紛跟着跳海而死。

文天祥

賈似道督師江上，士無鬪志，紛紛不戰而潰；元兵盡得江淮諸地，直薄建康，建康守將也棄城而逃。於是臨安非常震驚，政府不得已下緊急命令，徵調天下各路兵馬集中京師。

命令到了江西，文天祥正在贛州，接讀了這緊急命令後，立刻下令招募各地方的忠義豪傑，並差人去招集深山窮谷中的勇悍苗民。不多幾日，四方紛紛應募的竟至一萬多人。天祥就一面加緊將這些人訓練成軍，一面又將他自己所有的家產拿出來，盡數充作軍餉。一時全部兵士都願同赴國難，和敵人拚死。這時天祥有一個朋友出來勸他說：『元兵驍勇善戰，攻無不破，現又分兵三路入寇，聲勢浩大。你用一萬多沒有訓練的民兵去

抵抗，這如趕着一羣羊和猛虎去搏擊，有甚麼用呢？我勸你還是靜待機會再行出發吧！」天祥聽了，非常悲憤，就回答道：「唉！我也明知道是不濟的，不過國家養育我們了三百多年，現在正當十分危急的時候，徵調天下的兵馬，竟致沒有一個兵一匹馬到京師，這真使我憤恨極了，所以不自量力，願將身家性命和國家同盡！或者天下忠義的人因我的號召，都能奮起救國，齊心殺敵，那我們的國家還可保全於萬一哩！」

天祥帶了一萬多的忠義民兵，日夜疾馳，到達臨安。他就上書政府，條陳戰守的策略，政府卻不聽他。不多時，江南要隘，又紛紛失守，元兵非常神速，已到了臨安的近郊。天祥又請和元兵背城一戰，以戰爲守。政府又不聽，反使他以丞相名義，到敵軍去講和。天祥不得已到元軍，和元將巴延談判和議條件；巴延見天祥忠義奮發，強硬不屈，又叫宋朝的叛臣降將去勸他投降。天祥一見他們，就破口大罵賣國叛逆，並說：「我文天祥已抱着『國

存與存，國亡與亡」的決心，要殺便殺，不必多言！』巴延聽了，不覺吐舌大驚，連稱『好男兒！好男兒！』因此他就存心留住天祥，不肯放還，要帶他北上。後來天祥竟乘隙帶了十二人逃回，沿途受盡驚慌，吃盡辛苦，經過十幾次的身命危險，好不容易逃過長江；在途中又聽到臨安已破，二王已逃到溫州的消息，天祥不禁望天大哭，連夜航海，追尋到溫州。

這時益王已在福州即位，就任命天祥爲都督，使從江西督調各路軍馬，並招募江淮閩浙等處的忠義豪傑。一時各處義勇軍，風起雲湧，都派代表來受天祥的調遣。天祥居中調度，派兵收復失地；自己又親上前線指揮，從福建轉戰到江西廣東，和元兵大小數十戰，牽制得元兵應接不暇，疲於奔命。無如元兵勢盛，又有一般降將在後方擾亂，各路義勇軍，又欠聯絡，於是天祥屢遭挫敗，只得退守潮州。不防漢奸張弘範又率兵來掩襲，天祥倉卒不及應戰，竟又被捕。

張弘範捉了天祥，就將他監送到北京去，途中天祥曾吞毒藥求死，又餓八日不死。不久，崖山失守，衛王殉國，弘範勸他投降，天祥對他笑道：「國家亡了，我不能救，我雖死了不足以贖罪，那裏還可以不死呢？」天祥到了北京，元丞相博羅對他非常優待，又問他爲甚麼擁立二王？天祥慨然道：「那時我以國家爲重，君爲輕，立君卽爲國家計，君主存在一日，就是國家存在一日，我也就得盡一日的責任。」博羅又問：「那時候你明知大勢已去，不可挽救，你又何必勉強去幹？」天祥道：「這比方父母有疾，雖不可救治，做兒子的決沒有眼看他死，不去下藥之理；那時我只知盡我的心，盡我衛國的責任，到了無可挽救的時候，我只有一死報國，又何必多問！」

天祥在北京拘留了三年之久，他始終不肯屈辱；元人沒法，又不敢放還，只得將他殺了。天祥臨刑的時候，在他的衣帶上有幾句絕命詞：「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一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

後，庶幾無愧！』我們讀了他的絕命詞，再想到他一生奮鬥的事業，真不愧是一個民族英雄。

鄭和

鄭和是明成祖時的太監——在皇帝左右執雜役的人——因他小字三保，所以世人稱他爲「三保太監」。明朝初年，有所謂「三保太監下西洋」的盛事，便是鄭和所幹的偉大事業。

原來那時所說的西洋，就是現在的南洋和印度洋一帶，其間有許多荒蕪的島嶼，錯列着人種不同的小國。他們在明代以前，有的雖曾經來中國朝貢，但自蒙古族的元朝入主中國後，早已與漢族斷絕國際關係了。明成祖永樂三年即公元一四〇五年，鄭和奉了成祖的命令，帶了二萬七千八百人，分乘了六十二艘大船——那船長四十四丈，闊十八丈——浩浩

蕩蕩，從蘇州劉家港出發，沿海南下，到達占城，以次徧歷西洋各國。和所至出示天子的詔諭，宣布漢族的威德；而且以金帛等物，賞賜各國酋長，叫他們服從中國；假使其中有不服從中國的，和便用武力對付。這一來，西洋各國都聽命，當和回國時，各派遣使臣，跟着和到中國來朝貢。成祖大喜，不久又派和放洋，從此來朝貢的國家便益發多了。

綜計鄭和自永樂三年至宣宗宣德八年間，先後航海七次，走過四十多國，南到爪哇，西到紅海，西南到非洲的東岸，過海上生活達三十年之久。擒過三個酋長，第一個便是三佛齊的酋長陳祖義。祖義劫掠貨物，頗爲商旅所苦。和遣使去招諭他。祖義假意投降，實則暗謀邀劫和的財物。事洩，和率兵攻祖義，祖義大敗，被和兵所擄。第二個便是錫蘭的酋長亞烈苦奈爾。他設計誘鄭和至國中，要索金帛；一面發兵劫和所乘之船。和知道了，立刻回來，趁他發兵往劫，國內空虛的當兒，親自帶了二千人，攻破其城，把亞烈

苦奈爾和他的妻子臣屬等統統擄了來。錫蘭兵得此消息，中途折回，又被和兵打敗。第三個便是蘇門答臘的僞王子蘇幹刺。因鄭和不會賜給他金帛，他便率兵擊和，和竭力抵抗，終於打敗了他，追蘇幹刺到南渤利國，將他活捉了回來。

自從鄭和出洋以後，漢族的聲威，因此便遠播於南洋羣島。不但這樣，我國東南濱海各省的人，移殖南洋羣島去的，也一天一天的多了起來；即和所帶的兵丁水手，也多留居南洋一帶，從事開墾事業；從此許多荒蕪的海島，都漸漸的成爲熱鬧的場所。現在暹羅京城的建築物中，尚有一「三保宮祠」以祀鄭和；於此可見後人紀念這位民族英雄拓殖南洋之功一斑了。

于謙

明英宗正統十四年，北方蒙古族的也先，領兵侵略邊疆，宦官王振勸英宗親自出征，不料到了土木地方，吃了一個敗仗，英宗被也先擄去。敗報傳到北京，文武官員都嚇得魂不附體，沒有辦法。兵部侍郎于謙知道也先想用英宗來要挾中國，就請皇太后命郕王代理帝位，這就是景帝。

景帝即位後，召集羣臣，商議戰守的策劃。有一位姓徐的，主張遷都到南方去，暫避敵鋒。于謙竭力反對，厲聲說道：『誰主張南遷的，便可將他斬首！京師是國家的根本，根本一搖動，國家的大事就算完了。你們不知道宋朝南渡的故事嗎？』景帝聽了于謙的話，很以為是，決定固守京師。但這時京師的精兵，已在土木一仗傷亡盡了，剩餘的老弱殘兵不到十萬人，因此人心非常恐慌。于謙力勸景帝，下緊急命令，調集各處軍隊，星夜集中京師，以資防備。這一來，京師人心稍安，政府中人，亦皆倚謙以為重。謙因此升到兵部尚書之職，毅然以國家的安危當做自己的責任。

果然也先挾着英宗，破紫荆關，一直南下，想攻北京。于謙當即分遣諸將，率兵二十二萬，出九門外防禦。布置既畢，就將京師城門緊閉，親自上前綏督戰，下令道：『你們上了戰陣，假使做將軍的不顧到兵士，竟先行退卻的，就斬將軍；假使兵士不聽將軍的指揮，先行退卻的，後隊斬前隊。』將士們聽到這樣嚴重的號令，個個堅守陣地，誓死抵禦。

也先此番長驅直入，以爲京師可以立破；一見明兵嚴陣待戰，已覺失望；於是派人來講和，想討點金帛回去，于謙不睬；也先沒法，領兵襲擊德勝門。于謙命石亨預先在空屋中埋着伏兵，另派幾個騎兵去誘也先。也先帶了萬人追來，副總兵范廣發出號礮一聲，那空屋中的伏兵一齊出來圍擊，也先大敗。也先的弟弟孛羅平章卯那孩中礮死。也先又率敗兵轉到西直門，都督孫鏗極力抵抗，石亨也派兵來救，也先只得退卻。也先因爲求和不得要領，出戰又不順利，又探聽得明朝四方的援兵將要趕到，恐怕截斷他

的歸路，就挾着英宗從良鄉方面西退。于謙命諸將乘勢追擊，到關而還。

也先既退，政府論功行賞。于謙當然是第一，晉加少保，總督軍務。但于謙不肯受賞，說道：『四方多是戰壘，這是我們做官的極大恥辱；何敢因此邀功受賞呢！』

景泰元年，大同參將許貴上奏說：從北方來了三人，要求朝廷派使臣和也先議和。于謙命他拒絕，並且責備他說：『從前曾派指揮季鐸、岳謙去講和，和議未曾開始，也先兵已入關；後來又派通政王復、少卿趙榮去，也不見上皇（指英宗）於此可知和議之不足恃了。況且我們和也先已結下大仇深恨，終要拚個死活，在理萬不能一和了事。如果同他們講和，他們將肆行無忌，必定要了這樣，又要那樣。要是我們依了他們的要求，真是自己束手待死，不依他們呢，他們就會發生變亂，在勢也不能和他們講和。你們做將士的，懦弱無用，希望講和，那末怎樣能够報國仇呢？如有請和示弱的，

按法嚴辦！一從此以後，邊塞將士，個個主張戰守，不敢再說「和議」兩字了。

自英宗被擄，差不多要一年了。中國還是主持有人，戰守有方。也先知道要挾是不中用了，就屢次派人求和，情願送還上皇。明政府才派大臣王直等去迎接英宗回國。

熊廷弼

明朝萬曆時，東北境上的滿洲人，勢漸強盛，開始侵略明的邊境。明政府命遼東經略楊鎬出戰，明軍大敗。滿兵遂乘勝拔開原，下鐵嶺；遼西大震。明政府乃改派熊廷弼爲遼東經略，抵禦滿洲。

廷弼精兵法，有膽量，而且熟悉邊情。他一受委任，當即出發，到了遼陽；從事防禦的工作：如挖掘壕溝，修理城牆，製造軍器，訓練兵士。於是上書政

府請得兵士十八萬，分布靉陽、清河、撫順、柴河、三岔河等要口，以防敵人入寇。時得以互爲應援，又派精兵爲遊徼，更替出城，擾亂敵人的防地，使敵人疲於應付。他自己往往在嚴寒的雪夜，巡視瀋陽、撫順。總兵賀世賢以爲這些地方都靠近敵營，勸他不可冒險前往，廷弼不聽，所至招集流亡，佈置防務，遼西人心，由是大定。

可是政府中人，不諒解廷弼守邊的深謀遠慮，反說他玩寇誤國，將他免職，代以袁應泰。應泰守邊的策略，當然不及廷弼，所以滿兵一到，瀋陽卽告陷落，應泰死之。接着遼陽又失守，關內大震，於是政府又起用廷弼，而以王化貞爲廣寧巡撫，會同前往防禦。廷弼建議「三方布置策」卽於廣寧地方，厚集騎兵步兵，列壘三岔河上，用以牽制敵人的全力；於天津及登州、萊州等地，各練水兵，分擾遼東半島沿岸；照天津制，增設登萊巡撫。經略駐在山海關，節制三方，以一事權。政府很爲贊成，便命廷弼駐山海關，經略遼

束軍務。

廷弼既至軍，上書政府，主張派遣使臣到朝鮮去，和他聯絡，要求他出兵，連營江上，助我聲勢；又主張發詔書至朝鮮，慰勞遼人之避難於其地者，命他們招募團練，另組一軍，與朝鮮軍一致行動；至於我方派去的使臣，駐在義州，從中控制聯絡，使與登萊方面，聲氣相應。這樣，才可大舉抗敵。政府都聽他照辦。

不料這剛愎自用，不諳軍略的王化貞，不肯聽從廷弼的節制。適值明將毛文龍已偷陷了鎮江，化貞以為有機可乘，當即上書政府，要求發天津登萊等地的水師二萬，援助文龍；並且要求命廷弼出關進取。可是廷弼抱沈着的態度，不以目前取得一城一砦為已足，他主張完全布置成功，各方聯絡就緒，然後出關用兵，一舉恢復全遼。所以他反對化貞的建議。但政府中人，昧於關外軍情，拘於黨派私見，偏偏贊成化貞的主張，迫促廷弼出關。

這時廷弼兵士不過數千，而廣寧有兵三萬，盡屬化貞統率。兵部尙書鄒鶴鳴，又剋扣廷弼的軍餉，事事與廷弼爲難。遂使廷弼事權既分，進退兩難，雖上書力爭，終於無效。

廷弼不得已奉命出關，到了右屯，卽派兵士內護廣寧，外扼鎮武、閭陽，勉勵兵士們竭力保守。但化貞用兵，忽進忽退，虛張聲勢，所有伎倆，都被滿人窺破。滿兵偪西平，化貞盡發廣寧兵出戰，大敗，於是鎮武、閭陽的守兵也潰退。化貞遂放棄廣寧，與廷弼走入關。明政府便下令逮捕化貞，廷弼至京，治以棄城失地之罪。——假使化貞能聽從廷弼的節制，和他同心合作，不但不致失地，而且可以恢復全遼；況且放棄廣寧的，又是化貞而非廷弼；總之，禍首罪魁，都是化貞一人。而其結果，這位大有作爲保國衛族的熊廷弼，竟遭殺身之禍，甚至家產都被抄沒；化貞竟得逍遙法外。明季政治之腐敗，可說達於極點了。

袁崇煥

在熊廷弼之後，禦滿洲最有功，而其結果又是同樣不幸的，便是袁崇煥了。崇煥起初跟經略王在晉，出師遼東，屯中前所；後又隨經略孫承宗視察邊疆。他主張駐兵寧遠，以爲關的外保障；承宗便命他駐在寧遠。崇煥安撫人民，訓練軍士，重修寧遠城，使牠高大堅固；於是寧遠成爲關外重鎮，國防要地了。

天啓五年，崇煥與承宗商議結果，於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各地，建築城牆，派兵駐守。及承宗罷去，繼任者是一個懦怯無謀的高第。第以爲關外必不可守，要將錦州、右屯諸守備完全撤去，移入關內；且欲撤去寧遠、前屯二城的守備。崇煥反對，說：『兵法有進無退。錦右動搖，則寧前震驚；寧前震驚，則關門亦失其保障。』結果，第僅將錦右諸城的守備撤回。這

一來，高第之無能，便被滿人看破。到了第二年，滿洲開國君主努爾哈赤親自率領兵士十三萬人來攻寧遠，以爲可操必勝之權。崇煥便刺血爲書，激勵將士，誓死固守。將士們激於崇煥的忠勇之氣，也一致表示努力殺敵。崇煥先用清野之計——將城外的所有食物，統統收藏起來——以困滿洲兵；繼用西洋大礮架在城上，轟擊他們。結果，滿洲兵大敗而退；努爾哈赤亦因此羞憤而死。明政府以崇煥守寧遠有功，任他爲遼東巡撫；且因高第無能，代以王之臣。

崇煥上書政府，主張且守且戰，且築且屯；政府答應他。他於是遣將視察錦州、大小凌河一帶，逐漸恢復失地；一方面大興屯田，以屯墾所入，作爲糧餉；一方面遣使到滿洲去，弔賀通訊，以緩其用兵。天啓七年，政府召之臣還，關外事務，盡委崇煥處理。崇煥銳意恢復，滿洲兵第二次來攻寧遠，又被他打退。

可是崇煥爲政府中最有權勢的宦官魏忠賢所忌，竟被召回免職。及莊烈帝卽位，忠賢伏誅。廷臣竭力推薦崇煥，以爲可擔任關外防務。莊烈帝便任崇煥爲兵部尙書，督師薊遼，兼督天津登萊軍務。崇煥奉命而往。這時皮島守將毛文龍，蓄兵二萬，專制一方，屢被清兵所敗。崇煥恐防他爲患於將來，遂假閱兵爲名，設計把他擒斬，盡降其衆，編入自己軍隊，因此崇煥軍勢一振。

滿洲因遼西方面崇煥防守嚴密，無從用兵，乃改變方針，自內蒙古越長城而南，攻山海關之後方。崇煥聞警，立刻督飭諸將，到薊州、撫寧、遷安一帶去防堵。這時滿洲兵已越薊州而西，崇煥急引兵入衛京師，駐防於廣渠門外。崇煥這樣的馳驅禦敵，忠心衛國，自以爲有功無罪的了。但是一般人反誣崇煥，說他私通滿洲，使滿洲兵得以深入內地。同時滿洲也用反間計，暗底縱使明朝宦官對莊烈帝說：『崇煥已與我們結有密約了。』莊烈帝信

以爲真，待崇煥入朝，將他拘入獄中，又聽了魏忠賢遺黨的話，將他殺死。
滿洲本來最怕的是崇煥，等他一死，便肆無忌憚，屢次侵略進來，遼西防務，更無人能辦理。不過十五年，明朝終於滅亡。

史可法

公元一六四四年，即明崇禎十七年，流寇李自成打進北京，莊烈帝自殺於煤山。明將吳三桂向滿清求援。清攝政王多爾袞帶兵入關，趕走了自成，占據了北京。這消息傳到南京，明臣阮大鍼、馬士英利用福王由崧的昏庸，立他爲帝，分江北爲四鎮，派劉澤清、高傑、劉良佐、黃得功分駐其地，忌大學士史可法的剛正，促他出鎮淮揚，並叫他兼督四鎮之師，以防禦清兵的南下。

可法爲人，忠義奮發，聲望素著。他出京的時候，一般士民很想挽留他，

大家喧譁着說：『爲甚麼奪去我們的史公？』可法到了揚州，開禮賢館，招攬四方人才；又向政府請得詔令，慰勞河北、山東的軍民；調解高傑、黃得功的內訌，導以愛國大義，使遵約束。這時北京雖失，而河淮之間，猶屬明朝。可惜南京政府太腐敗了，內則馬阮專恣不法，外則鎮將驕暴逞兵。祇有史可法以一身負中外重望，獨當要衝，提兵往來，聯絡諸鎮，力圖興復；因此最爲清人所畏。多爾袞致書可法，勸他投降清廷；可法復書拒絕，詞嚴義正。是年十一月，可法赴清江浦，遣官屯田開封，爲經略中原的根本。清兵自山東南下，先後攻宿遷、邳州，可法遣將擊退之。

第二年，高傑爲漢奸許定國殺死於睢州，部下大亂。可法馳至徐州，奏請以傑甥李本身及傑子元爵代統其軍。一般鎮將反而上書彈劾可法，說他多管閒事。馬士英也派監軍衛元文經略開歸軍務，以分可法兵權。這一來，可法經略中原的計劃，便無從展布。同時鎮守武昌的左良玉，因與士英

意見不合，率兵東下，來犯南京。士英急命諸鎮將自淮北撤回，防守長江沿岸，以斷左軍東下之路；對於清軍，卻不在意中。於是清軍得以從容渡淮而南，攻陷了通州，如臯、盱眙、泗州各地，勢如破竹。可法火速趕到揚州，泣告士民，誓死固守；一方面檄召各鎮將來援，但竟無一人到來；一方面上書政府告急，但也不見回報。

四月間，清兵大隊開到，把揚州城團團圍住。清將多鐸一連寫了五封信，寄給可法，勸他投降。可法並不拆看，一律投之於火，——表示堅決拒絕之意。清兵攻打益急。可法勉勵士卒，竭力守禦，架大礮於城上，擊傷清兵數千。清兵也用大礮轟擊。不多時，西北角城牆突然陷落，清兵蜂擁而入。可法知大事已去，便持刀自殺，被參將許瑾雙手抱住，氣猶未絕，遂大呼道：『史可法在此！』清兵一聽得可法的聲音，便將他捉住，擁着他去見多鐸。多鐸一見可法，相待如賓，口稱先生，說：『我從前屢次遣使帶信給先生，都被先

生叱回。今先生被執在此，倘能替我收拾江南，我定當重用先生的。」可法大怒，慷慨罵道：「我是天朝重臣，豈肯賣國求榮，苟且偷生，作萬世罪人？可斷身不可屈。」多鐸說：「你既爲忠臣，索性殺了你，成就你的名節吧！」可法道：「城亡與亡，我意已決，雖將我身劈爲萬段，我也不以爲苦。但揚州全城的生命，生死之權，即操於你；請求寬大爲懷，萬不可殺。」多鐸不聽。於是這位轟轟烈烈保障江淮的民族英雄，竟和揚州八十萬民衆的生命，同歸於盡，這是何等的悲壯沈痛呀！

可法生平節儉，不貪利祿，每逢政府加他的官，他總是竭力辭謝。年至四十，尙無子嗣，他的夫人要替他納妾，可法不願，說：「國家已到了這樣危急的地步，還要想到兒女子嗎？」他每次讀奏章的時候，聲淚俱下；旁人無不感泣。他死時天氣炎熱，屍體無從辨識，家人以袍笏招魂，葬於揚州梅花嶺下，這就是供後人憑弔的「衣冠墓」。

閻應元

清兵既破揚州，便渡江而南，來攻南京及其他州縣，聲勢浩大。同時清廷下薙髮之令，強迫漢人薙髮結辮，違者殺頭。江南民衆既痛國家之淪亡，復苦異族之壓迫，紛起反抗，各自組織軍隊，保守縣城，一時民氣大振。尤其是江陰縣城，因閻應元的固守，與敵人二十五萬相抗到八十一天之久；城破的時候，全城民衆五六萬人，統統殉難，沒有一個投降的。這種轟轟烈烈的舉動，在同時是很少見到的。

閻應元在明朝末年，做過江陰縣的典史，就住在江陰城外。他在清兵攻城之先，帶了四十個家丁，星夜入城，籌劃抵抗的方法。這時城中的兵，不到一千，糧食又不大充足。應元命每家出男子一人，與兵士合力固守；再向各處捐募金錢、米穀，民衆無不踴躍輸將。因北門關係重要，所以他自己守

北門；其餘東、南、西三門的守備，由新任典史陳明遇等擔任。部署才定，清兵已到了城外，將江陰城圍了數十重，架大礮轟城，城牆裂開。應元命兵士用鐵皮裹了門板，彼此將鐵索聯貫着，當做城牆的表面；再拿了大批空棺木，實以泥土，塞住城牆的裂處，這樣便堅固了。清兵攻北門，北門竟被轟壞。應元命兵士搬運大石頭，再築起來，一夜功夫，就告成功。這時箭很缺乏，應元想出一個計劃：做了許多草人，每人手執一燈竿，立在城頭，兵士伏在城內呼喊，像要打下去的樣子。清兵望見大驚，當即發箭，如雨一般的射來，都中在草人身上。應元命兵士拔下來，仍將這箭去射清兵。又趁晚上清兵不防備的時候，命兵士到城下去偷攻清營，順風放火。清兵大亂，自相擠死踏死的，有數千之多，只得解圍，退到距城三里地方安置。

應元的朋友劉良佐，本是明朝的將官，這時已投降了清朝。清軍就叫他來勸應元投降。應元責備他說：『我不過是明朝御任的一個小官，尙知

衛國大義。你是明朝的大將，國家待你不薄；既不能保障江淮，反而投降了敵人，爲敵人所利用，還有面孔來見我嗎？」良佐慚愧而退。清兵再縛了兩個明朝的降將，逼他們跪在城下，勸應元投降。應元罵道：「敗軍之將，爲甚麼不死，還要多言去！」清軍見應元態度堅決，再把江陰城圍起來，礮聲日夜不斷。城中的軍械、糧食，一天一天的少下去；陣亡的，餓死的屍體，一天一天的多起來。最後，清軍乘大雨的時候，突然發大礮轟城，全城毀壞，清軍蜂擁而入。應元時在東城敵樓上，執筆在門上大書道：「八十日帶髮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萬人同心殺賊，留大明三百里江山。」寫完，擲筆上馬，帶了兵士，拚命的巷戰，殺死清軍千餘人；終於不敵，被清兵所擒。清將叫他跪，他直立不屈；將他拘禁起來，他大喊：「快快殺了我吧！」遂遇害。

黃道周

公元一六四五年五月，南京爲清兵所破，福王被擄。明禮部尙書黃道周，適在福建原籍，遂擁立明宗室唐王於福州。唐王卽帝位後，任道周爲大學士，參贊機務。道周也是和史可法、閻應元一樣的忠心，以恢復爲己任。

這時鄭芝龍掌握兵權，任用私人，而且暗通清軍，對於防守的策略，完全不理；其餘將領也多抱觀望的態度，不能有所作爲。道周以爲這樣的下去，不但恢復的希望沒有，如果清兵一到，勢必束手待斃。他知道芝龍無出關（指仙霞關）北伐之意，便向唐王陳請：自己情願以大學士的資格去督師，募兵江西，號召羣師。唐王當然答應他。他便帶了九千人，從廣信出衢州，所至安撫民衆，聯絡聲勢，遠近軍民，都響應了他。可惜他到了婺源地方，碰着清兵，一戰而敗，被清兵所擄。他的夫人蔡氏在家得到這個消息，不但悲傷，反而寫信安慰他說：『忠臣有國無家，勿以內顧爲念！』

道周被清兵執至江寧，拘入別室中，他很從容地著作詩文。漢奸洪承

疇慕道周的聲望，派人勸他投降清朝，說：『先生何必這樣的自苦我（代表洪承疇）可以擔保先生不死。』道周罵道：『洪承疇死了好久，松山之敗，爲國捐軀，先帝曾經追祭他。現在你所說的洪承疇，恐是無賴小人冒名吧！』——原來洪承疇是明末的薊遼總督，被清軍圍困於松山，兵敗降清，頗得清廷之信任。當時明政府還以爲他是陣亡的，莊烈帝因予以追祭。其實道周何嘗不知承疇降清之事，不過這時假裝癡聾，乘機辱罵他一頓，洩憤懣罷了。

清政府因道周不肯投降，便下令將他殺害。道周臨刑之前，作絕命詞寫在衣帶間。他走到東華門，對行刑者說：『此地與高皇帝（即明太祖）的陵墓相近，你就將我殺死吧！』行刑者從之。

夏完淳

外侮之來，人民對於禦侮衛國的事，只要問應做不應做，不應計較能
做不能做。當滿洲入關，併吞中國的時候，大江以南，智識階級中人，有許多
本着他們強烈的民族意識，不去計較能不能，紛紛號召民兵，起來反抗，如
楊廷麟等，我們上面都曾說過，此外還有陳子龍、吳易等義師，也都是抱着
這種只問應、不應，不問能不能的民兵。我們不及一一細說，姑且將曾經參
加這兩枝民兵的衛國運動，並且因此犧牲性命的一位青年來代表。

這位青年，姓夏，名完淳，字存古，他父親允彝便是因國亡而投水自盡
的一個義士。他從小就很聰明，八歲已能做詩做文，十二歲時便常抵掌而
談邊防國難的情形；十六歲時居然就跟着他先生陳子龍，一同號召民兵，
抵抗滿洲。並且遵守他父親的遺命，將所有的家產，悉數捐作民兵的兵餉。
這枝民兵不久即失敗，子龍死，他又與他岳父錢旃一同去和吳易謀起兵；
不幸易又失敗，完淳也被滿兵捉獲，解去見大經略漢奸洪承疇。承疇因看

他還是個小孩子，有意要開脫他，說道：『你這小孩子，懂得甚麼反叛不反叛，想是被叛徒擄了去的，你要是肯歸順，我便給你官做。』完淳知道這人便是洪承疇，故意罵道：『你纔是個老叛徒，我是大明的忠臣，何嘗是反叛；而且我常聽見人家說起我大明的忠臣洪大經略在關外和滿軍血戰的偉績，名滿中外，我年雖小，很想不讓他專美。』那時旁邊站着的將士就向他說道：『上面坐的便是洪大經略呀！』完淳又罵道：『胡說！洪大經略早就爲國犧牲，我大明皇帝曾經特頒御祭七壇，我大明的忠臣也無不痛哭流淚的哀悼他，這是人人知道的事實。這老叛徒是何等樣人，敢冒他的大名來污辱他！』說完，更指着承疇的面痛罵了一頓。承疇給他罵得面紅耳赤，坐立不安。這時他岳父錢旃不聲不響，有點恐懼的樣兒，完淳又回頭對錢公說道：『我們是衛國男兒，既到此，死便死，怕甚麼！』於是翁婿兩人便同時遇害。他起事不到一年就敗，死時年齡還祇十六歲。

他雖是個小孩子，但這樣轟轟烈烈爲捍禦國家而死，所以他的敵人也很尊敬他，還送他一個諡法，叫做夏節愍公。

瞿式耜

唐王敗沒後，明兵部侍郎瞿式耜等擁立桂王由榔於肇慶。桂王任式耜爲東閣大學士。清軍破肇慶，逼梧州，巡撫曹鼐投降了清軍，大學士丁魁楚等又皆棄王而逃。桂王不得已遷至桂林。這時在王左右的，祇有式耜一人。式耜以恢復明朝爲己任，桂王頗倚以爲重。桂王以清軍進迫不已，要退到全州去。式耜以爲桂林形勢扼要，很可以守，因竭力勸諫，大意是說：『半年之內，已遷移到三四次；軍心民心，無不惶惑。我們退一步，敵人必進一步；我們離開此地，早一日，敵人進來也早一日。去而不守，無異拱手奉送敵人。』桂王不聽。於是式耜請求自己留守桂林，以拒清軍。桂王答應了。

這時廣西州縣多被清軍攻陷，桂林已在「四面楚歌」之中了。一班官吏大都逃避。只有式耜與通判鄭國藩等竭力防守。清兵來攻桂林，以數十騎突入文昌門，走上城樓，下瞰式耜的辦公處。式耜立刻遣將焦璉抵禦，他自己立身矢石中，指揮作戰，終於將清兵打退。時久雨數月，城牆幾乎傾圮，兵士們面無人色。但式耜督軍固守，與兵士們甘苦共嘗，絲毫不挫其志。餉糈不足，由其夫人邵氏捐手飾以補充之，因此兵士皆無叛志。式耜而且乘清軍東去的機會，遣將進復平樂、陽朔、梧州等地，廣西全省幾乎復爲明有。桂王得此捷報，大爲歡喜，遂封式耜爲臨桂伯。

不多時，桂王爲部將郝永忠所逼，西走南寧。桂林城內外的財物，也被永忠大掠而去。幸賴式耜安撫遠近，鎮定民心。清兵偵知桂林有變，又來偷攻。式耜竭力抗拒，又將清兵打退。於是請桂王還桂林，以便進規湖南。桂王不聽。

式耜身雖在桂林，其心未嘗不在南寧，政治有闕，必上疏規諫。可惜不久，保守湖南的何騰蛟敗沒，桂王左右的人，還是樹黨相攻。順治七年，清兵破全州，圍桂林，諸將皆逃去，城中幾無一兵。式耜知大勢已去，端坐府中，旁人勸他上馬速走。式耜不聽，和總督張同敞飲酒達旦，遂被清兵所執，到了靖江，見清將孔有德。有德問道：『誰是瞿閣部先生？』式耜答道：『我就是。』城既陷落，但求一死。『有德就勸他投降。』式耜正色道：『天朝大臣，豈肯爲汝供職？』有德遂將他倆拘入別室。式耜與同敞隔屋賦詩，互相倡和，凡四十餘日，卒被殺害。

式耜既死，廣西完全失陷，桂王雖輾轉逃避，已至窮途末路，最後逃入緬甸，爲吳三桂所捕殺。

鄭成功

張煌言

鄭成功本是一個南京太學生，讀書有大志，後跟着他的父親芝龍入閩，同在唐王那裏做官。芝龍暗通清兵，早存賣國求榮之意；成功竭力反對。及唐王敗滅，芝龍和成功商議，預備投降清朝。成功哭諫道：『做父親的，應該以忠義教子，不應教他去做貳臣。……』芝龍終究不聽，自去投降清軍。這時福建已爲清軍所佔有，成功無立足之地，便帶了同志數十人，乘二艦入海，募兵於南澳，得數千人。順治四年，成功帶了他們到鼓浪嶼，設明太祖神位，大家定盟，決計恢復明朝。先奪取廈門爲根據地，屢次在福建沿海打敗清兵；而且北攻浙江，南攻廣東的沿海一帶。清廷無法對付他，差人拿了芝龍所寫的信，去招撫他；成功拒絕不受。

成功據廈門後，一般愛國之士，很有投到他那裏去的，鄞縣舉人張煌言便是其中之一。煌言當魯王監國時，曾經起兵抗清；失敗後，奉魯王至廈門，成功很信任他。順治十四年，桂王封成功爲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這時

成功已有兵士十七萬人，縱橫海上，勢力很盛，他便想大舉攻清。順治十六年，乘清軍攻雲貴的機會，與煌言率兵船北上，由崇明駛入長江。清軍在沿江要地早已防備好了；圖山及譚家洲，皆設大礮；金焦二山間，皆橫鐵索於江中。煌言令兵士泅水，截斷鐵索，適值風大潮漲，十七隻兵船乘機上駛，沿江木城都被毀壞。於是破瓜洲，進攻鎮江。駐在江寧蘇常各地的清軍得此警報，都來救援。這時成功兵士上陸的只有二千人，和清軍大戰於楊篷山；結果，清軍大敗，生還的不過十分之一。

鎮江既陷，成功、煌言更率兵船西上，直逼南京，親祭明太祖的孝陵，準備攻南京城。這時成功對煌言說：『蕪湖是上游的門戶，倘南京不能早日克復，則江楚方面的援軍，自然源源而來，那時我們怎能抵當呢？所以要把蕪湖的要害，預先控制住，使清軍不能東下。這個責任，非公去不可。』煌言遂率部下，由蕪湖進取徽寧諸郡，移檄遠近，激動民衆的愛國心理，使他們

一致起來抗清。各郡民衆紛紛降附；而蘇常淮揚一帶的民衆，也聞風響應，一時東南大震。清政府得到這個消息，決派大軍南下；而清兩江總督蔣廷佐，假意差人與成功講和，以緩其用兵。成功相信了，於是按兵儀鳳門外，依山爲營，連亙數里，主張緩攻。不料清巡撫蔣國柱，總兵梁化鳳，突然率軍前來，化鳳尤善於用兵。成功究因兵少遂被打敗，不得已帶了兵船出長江，攻崇明不克，遂回到廈門去了。同時煌言也因孤軍深入，被自貴州回來的清軍所敗，走入浙江，由錢塘出海。郎廷佐致書給煌言，勸他投降清朝。煌言復書拒絕，詞嚴義正，大意是說：『我從軍保國，立志殺敵，已有十多年了，萬一不成，有死而已。執事也是漢人，理應爲同胞雪恥，恢復明朝，爲甚麼竟背棄祖國，甘心媚外？』

成功雖自江南敗歸，並不稍挫其復國之志，乃別謀根據之地，命其子經守廈門，自己帶了兵船，直駛臺灣，登岸後，驅逐了荷蘭人，把臺灣占據起

來，於是盡力開闢臺灣，使成爲富庶之地；分兵鎮守金門、廈門，以爲臺灣之犄角；又通使於菲律賓，欲藉其得海上之援助。他原想在相當期間，一舉恢復明朝。煌言恐成功苟安一隅，無進取之志，寫信給他，促他到內地去發展。成功不以爲然，因臺灣初定，恐荷蘭人再來，不能爭霸於大陸，決定不放棄臺灣。清廷因成功始終不肯投順，就將芝龍殺死以洩憤；又禁止人民下海，以堅壁清野之計困成功。

到了康熙元年，內地反清的那些民族英雄，都被清軍所平定；中國土地，也完全被清所統一。祇有成功和煌言，孤懸海外，還想與清廷作最後之掙扎。可惜成功竟在這一年死了，接着魯王亦死。煌言十分悲傷，以爲這樣一來，我也無能爲力了；便在懸山鑿構茅屋居住，保持他自己個人的人格，和漢族一綫的光榮。康熙三年，煌言竟被清軍所搜獲，送到寧波；清提督張杰請他喝酒，說：『我待公好久了。』煌言說：『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我但

求快點死吧！杰將他送到杭州，總督趙廷臣一見煌言，待以上賓之禮，還想保全他的生命，勸他投降；因他終於不肯，命軍士押赴刑場斬首。煌言臨刑時，態度從容，賦絕命詩三章而死。——現在杭州西湖上的張蒼水祠，便是紀念這位民族英雄張煌言的。

葛雲飛

道光十九年六月，清政府因禁止輸入鴉片，拒絕英人通商，英國遂派艦隊來攻打中國。第二年，英艦自廣東沿海北駛，到了浙江東岸，突然占據了定海。定海是舟山羣島中最大的一個島嶼，爲浙東門戶，形勢扼要。那時定海鎮總兵葛雲飛，因丁憂在紹興原籍。浙江巡撫烏爾恭額當即寫信去召他。——照那時規矩，不論爲官爲民，凡是喪了父母，都應在家守制，不得與聞外事。但雲飛以國事爲重，一奉到命令，立刻動身。雲飛到了鎮海，偵知

英軍中有一個軍師叫做安突得的，爲人足智多謀，所至輒圖繪其地的山川險要，以便行軍。雲飛授計給壯士包祖才，將他擒了來。英軍一旦失了指導，於軍事進行上，很受着影響。

到了第二年正月，廣東當局與英人議和。雲飛帶兵到了定海，促英軍退出，以放回安突得爲交換條件。但英軍要求先放回安突得，然後退出。雲飛堅持前議，整軍以待，準備和英軍開戰。英軍見雲飛態度強硬，奈何他不得，只得先行退出，安突得也當然放回。於是雲飛將定海收回，恐英軍再來，嚴密防備。

同年八月，英將樸鼎查帶了兵船二十九隻再犯定海，屢次闖入竹山門、大渠門、小竹山，都被雲飛打退。這時壽春總兵王錫朋、處州總兵鄭國鴻都率軍駐在定海城內；雲飛請他們出城防守。——王軍守曉峯嶺，鄭軍守竹山門；他自己率軍守半塘土城之中，當英軍大隊之衝。英船駛至竹山門，

雲飛命部下用抬礮轟擊，自午至晚，礮聲不絕。英軍不敢上岸，乃走上五奎山。因五奎山的對面便是土城，英軍想由此進攻。雲飛趁他們正在登山的時候，突開大礮轟擊，斃其酋長一人。於是英軍躲在山後，朝天開礮。雲飛也隔山還擊，英軍不得逞。到了第二天，大霧瀟瀟，對面不能見人；英軍以爲有機可乘，便帶了兩隻大船，裝滿火藥，直逼土城。雲飛知道了，暗中用飛礮轟擊。礮火入船，船中火藥一齊爆發，船隻也便燬壞。英軍五六百人，不死於火，便死於水，英人又大敗。

於是英軍改變方針，猛攻曉峯嶺及竹山門。王鄭二總兵拚命抵禦，究因兵力薄弱，卒被陷落。王鄭也同時陣亡。英軍於是專力攻土城。時土城兵祇二百，他處又無兵可借。雲飛原知不能與敵，但事已至此，與其坐而待亡，不如下手爲強。便拿了大刀，向英軍直衝，殺死英軍無數。不料到了竹山之麓，突然被英軍用長刀劈去半個頭面，血流滿身。但雲飛仍舊浴血酣戰，精

神百倍。英軍見他這樣神勇，嚇得紛紛倒退。最後，英軍用火槍大礮圍攻他的一身，結果，雲飛受槍傷至四十餘處之多，又被礮彈打穿胸背間，洞如碗大，到這時，雲飛不得不死了。可是他的屍體，站在竹山門的巖門上，久久矗立不倒，這也可見他的精神還沒有死呢。雲飛既死，定海當然陷落，浙東也不能守，英軍船更北駛，由長江直逼南京。清政府不得已，和英人訂立南京條約。

鴉片戰役中，中國大小將士陣亡的不知多少。但守城之力與陣亡之慘，沒有像雲飛這樣的。無怪道光帝知道後，也替他揮淚呢！

洪秀全

自滿清入關統治中國，專以壓迫和籠絡的政策，對付漢人，使漢人的民族思想漸趨銷滅。但漢人中仍有抱民族思想的，他們假託宗教的信仰，

在下層民衆間組織祕密會社，藉圖恢復漢族的勢力，如三合會、哥老會、白蓮教、上帝教等都是；上帝教的創立者，是廣東人洪秀全，也就是清代中葉漢人對滿人作大規模革命運動的領袖。

那時秀全見清室政治的腐敗、官吏的貪污和民生的困苦，隱存革命之志。他參酌基督教教義，創立上帝教，想利用傳教的方法，結合同志。好在他的教義，不論男女尊卑，一律平等，所以入上帝教的人，一天一天的多了起來。他最早的傳教地點，在廣西桂平、武宣二縣的山中；所結交的同志，如楊秀清、蕭朝貴、石達開、韋昌輝、馮雲山等，都是一時的人材。他們都擁護秀全，因此秀全在廣西的潛勢力，日漸滋長。道光末年，廣西大荒，民衆無所得食，相率爲盜。巡撫鄭祖琛、老朽昏庸，一無辦法。秀全趁這機會，便於道光三十年六月，起兵於桂平縣的金田村。——他的兵一律都留長髮，改易衣冠，以恢復漢人固有的習俗，反對滿清政府爲號召，很能激發漢人的同情。第

二年，占領了永安州，建號太平天國。秀全自稱爲天王，封楊秀清爲東王，馮雲山爲南王，蕭朝貴爲西王，韋昌輝爲北王，石達開爲翼王。於是連兵北上，陷湖南，出洞庭湖，直下長江，更沿長江東下，占領了南京，定爲國都。

秀全定都南京後，一方面從事內政的建設和改革；一方面派林鳳祥、胡以晃等各帶了軍隊，分頭向北方及長江上游進取。當時清兵腐敗不堪，屢被太平軍所敗，太平軍頗有統一全國的希望。不料清政府出了一個健將曾國藩，他秉着「尊君」的傳統思想，組成湘軍，抵抗太平軍；更派彭玉麐、曾國荃、李鴻章、左宗棠等，規復江浙皖贛諸省。秀全知大事已去，服毒死，南京隨即陷落，於是這轟動十六年之久的革命政府太平天國，竟告滅亡。

李秀成

李秀成是太平天國的名將。他不但多謀善戰，而且寬大爲懷，不嗜殺

戮，對於政治文學，也都有相當的研究。所以清將曾國藩、李鴻章都很佩服他。鴻章且說：太平軍中的人材，以秀成爲第一。

咸豐三年，秀成從胡以晃圍廬州，因安徽巡撫江忠源的堅守，不能攻下。而清政府派大隊援軍開到廬州城外。以沈頓起恐慌，欲解圍而去；秀成反對，以爲這些援軍，數目雖多，但他們都是客軍，不相統屬，意存觀望。我們不如先把他們打退，然後再攻廬州。以晃便給他新軍萬人，叫他帶了前去。秀成首先馳入敵陣，部下也一致努力，跟着他廝殺。清援軍大潰，死者萬餘人。清總兵玉山爲秀成所斬。秀成遂克廬州；忠源投水自盡。於是以晃入城，置酒大宴諸將，親自替秀成篩酒，對他表示十二分的欽佩；更奏聞南京政府，秀全便授秀成爲殿前指揮的官。

咸豐十年，清將張國樑攻陷九洑州，築堅壘長濠以困南京。時秀成在安徽，對部下說：『清軍精銳，盡萃於南京城外（即江南大營），他們的餉

源在蘇杭。我們不如從間道直搗杭州；杭州危，蘇州亦必震動。那時江南大營必分兵去救。我們乘大營守備虛弱的機會，再去攻大營。大營一破，蘇杭便入我們之手了。』於是率精兵千餘，由安徽攻入杭州；果然清政府派大營一部份兵來救。秀成便放棄杭州，轉軍西向，準備攻江南大營。——大營新舊軍十萬人，每月支餉百萬兩，完全取給於蘇浙；及太平軍入浙，浙省自給不足，扣餉不發，於是大營清軍皆無心戰爭。秀成窺破這一點，聲言將攻蘇常；清大營又派兵去援常州，秀成遂將全部兵士開到南京城外。這時大營清軍只剩一小部份，秀成拚命攻打，國樑也命將士抗拒，相持七日七夜。適值天大風雨，大雪厚至尺餘，天氣驟寒，人多凍死。清兵遂起譁變，向主將索餉無着，大肆劫掠。秀成便乘機攻入大營，大營潰散。國樑頓腳痛哭道：『八年心力，不想敗於李秀成之手。』急招集潰兵，退守丹陽。秀成更率軍追到丹陽。清軍望見秀成的旗幟，大起恐慌，又潰走。國樑大怒，自率親軍出戰。

秀成命力士混入潰兵裏面，狙擊國樑。國樑受傷，投河自殺。秀成遂克丹陽。接着，常州、蘇州也被秀成克復。一般百姓都挑了擔子，裝着酒肉，歡迎太平軍。秀成不論官吏及民衆，一律加以撫慰，并且告以民族革命的大義。於是松江、太倉各地，亦先後歸附。

同治元年，南京被湘軍所包圍。第二年，秀成從蘇州轉戰到了南京，因糧食缺乏，勸秀全突圍而出，遷都武漢；秀全不聽。湘軍圍攻益急。同治三年五月，秀全憂憤自殺。秀成恐軍心混亂，祕不宣布，立秀全子福爲天王。湘軍架礮於天保山上，晝夜轟擊，城堞皆壞。秀成率敢死隊還擊，毀其礮壘。湘軍於是改變方針，在城牆腳下掘地道數十處，實以火藥，各燃以火。突然霹靂一聲，城牆崩陷，湘軍如潮水一般的由缺口入城；秀成遂被清軍所執。

國藩時在安慶，聽到秀成被執的消息，立刻動身到南京，親自審訊秀成，天天設宴款待他。秀成在十天之內，記錄太平軍起事本末，作爲口供，凡

數萬言，文氣浩瀚，字體雄渾。記畢，持刀自刎而死。

劉永福

劉永福是太平天國的餘黨。他所領的一支軍隊，叫做黑旗軍，驍勇善戰。太平天國失敗後，永福帶了黑旗軍，寄居在安南北境的勞開。——安南本是中國的藩屬，同治十二年，法國政府藉口安南殺害法人，派了兵艦來攻安南的河內，直至東京三角州。安南政府因自己兵力薄弱，便請永福相幫拒守。永福挺身而出，帶了黑旗軍，保守山西鎮。法將加爾尼伊大舉攻山西，永福竭力抗戰，法軍大敗，加爾尼伊爲黑旗軍所殺。

第二年，安南和法人講和，法人承認安南獨立，使安南與中國脫離關係；法人且在安南境內得了種種權利。永福知道了，大爲悲憤，以爲安南的宗主權原屬於我們中國的，現在名爲獨立，實際已入了法人的勢力範圍。

大好藩屬，無形放棄，這於我們中國的前途大有影響的。他於是親至順化，見安南王，願任保護安南之責。安南王也感到法人勢力之可畏，正在無法對付；一見永福這樣熱心，便和他約定：每年補助他軍費六萬元。永福感激之餘，益努力於保護安南，消滅法人勢力的工作。

光緒九年，法人因永福常常破壞他們在紅河的航運，便欲築壘於紅河上流沿岸，以爲保護。河內總督不允，法將黎威爾遂以礮轟河內。安南王急命永福抗拒。永福率軍至河內，大破法軍，黎威爾陣亡。這個消息，傳到巴黎，法政府大驚，再派波也、孤拔爲大將，帶了軍艦前來。時永福以山西、北寧二城爲根據，竭力防守。孤拔以爲安南政府所依賴的，祇有永福一軍，於是決定由河內攻山西、北寧；同時派兵出海防攻順化，使永福不能兼顧。結果，順化方面，安南政府又與法人議和，訂立順化條約，安南承認爲法保護國；法人始退兵。山西、北寧方面，則因黑旗軍之固守，不能攻下；及順化條約成

立，孤拔帶了大隊法軍，作第二次之猛攻。永福雖督軍力戰，究因缺少後援，卒被陷落。

過了十年，中國和日本開戰，海疆戒嚴。臺灣巡撫唐景崧一向是企慕永福的，這時便請他守臺南。景崧守臺北，及中日和議成立，中國將臺灣割讓給日本，臺灣人反對頗烈，決定臺灣自主，擁立景崧爲總統。日軍來攻，景崧逃去，臺北之地皆失守。於是臺人請求永福爲總統。永福不受，僅許以幫辦的名義，助臺人抗守。日軍窺安平，永福將他們打退。這時因餉糈不足，永福拍電給沿海各省督撫，向他們捐助，但不見回報。於是人心惶恐，土匪乘机蠶起，引日軍深入臺灣。各地多被日軍攻陷。祇有永福力守臺南孤城，抗拒日軍。日本政府所派來的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寫信給永福，勸他放棄臺南，大意是說：『你以一旅孤軍堅守臺南，已有數月，這也對得起臺人了。現在各處都是日軍，你還有甚麼能力徒傷民命，太不值得。如果你肯離開臺

南，我們定當以重禮送你回去。」可是永福態度強硬，覆書拒絕。日軍遂大隊攻城。永福親自開礮，擊死日軍數十人。雙方相持數日，城中餉糈已到了山窮水盡的窘況，兵士們起而譁變，城遂陷落。日軍蜂擁而入，搜尋永福，竟無着落。——原來有一個德國人，素來佩服永福的人格，當城陷時，立刻將他救出，挾他登輪，送到廈門。

綜觀永福一生事業，幾無一日不在民族革命運動之中。初則以漢人的名義，反抗滿清於國內，不愧爲漢人的民族英雄；繼則以中華民族的立場，助安南人拒法，助臺灣人抗日，這又不愧爲中華民族的英雄。雖事皆失敗，可是他堅苦卓絕的精神和轟轟烈烈的舉動，在當時已足震驚中外了。

馮子材

中法戰役中，還有一位老將軍馮子材，也是很重要的。他在光緒十一

年，奉政府之命，督辦廣西關外軍務，這時年齡已有七十歲了。那一年，法軍把駐防在諒山的中國軍打敗，占據了諒山，一直打到安南和廣西交界的鎮南關。中國勇將楊玉科戰死，西南大震。子材得此警報，立刻率軍來援，他一到之後，便命兵士築長牆，掘濠溝，以資扼守。關的東西兩嶺間，也各派兵駐防。法軍築礮臺於關外文淵州，準備第二次攻關。子材率軍乘夜間出關，偷攻文淵州，破其二壘。法軍大敗而走。

法軍既敗，會合了從諒山開到的大批援軍，用開花礮，長槍，分三路攻關。礮聲隆隆，震動山谷；槍彈飛至陣前，厚至寸許。子材並不恐怕，勉勵將士們道：『如果給法兵再入關，我們還有面孔去見粵人嗎？』將士們都一致表示，誓死殺敵。於是子材派陳嘉、蔣宗漢當東路，王孝祺當西路，他自己與蘇元春當中路。子材更命令諸將道：『軍士如有後退的，立刻斬首！』法軍猛攻中路，長牆幾乎被他們攻入。子材突然顯出「老當益壯」的本領來，

著了短衣草鞋，持矛大呼，跳出長牆，率二子相華、相榮，與法軍搏戰；兵士們見他這樣勇敢，無不精神百倍，向前廝殺；關外遊勇客民千餘人，見子材親自出陣，也一齊上前助戰；同時東西兩路的我軍，也奮力抵抗。經過兩日的血戰，法軍槍彈已盡，從他處運來的軍火，又被我軍截住；軍中大亂，向後狂奔。子材率軍追趕至二十餘里而還。這一役，法軍陣亡的，酋長數十人，兵士千餘人。法軍經此巨創，祇得退保諒山，從此不敢再窺鎮南關了。

過了幾天，子材更督諸軍攻諒山。法軍震於子材的神勇，都不敢抵抗，紛紛退避。於是子材收復諒山，與諸將商議，分兵進規北寧。——子材三次出關，恩威並著，頗得安南人的愛戴，不論關內外的人，如有訴訟，都要請子材替他們裁判，或將敵人的動靜，報告給子材聽，所以近自北寧，遠至西貢，都與子材聲氣相通；這時聽得子材大勝的消息，各各扶老攜幼，熱烈歡迎。由黃廷經招集北寧等處的民衆，組織「忠義五大團」，建立「馮軍」旗

號，情願替馮軍供火食，作嚮導，進剿法軍。子材大喜。

子材既有這樣的毅力，又得安南人這樣的擁護，在相當期間，底定安南，當然是可能的。不料清政府忽然來了一個命令，說是與法人講和，停戰撤兵。——這原因是法人要不過子材，趕快和中國議和。那時在北京的清政府，不明白關外軍情，遽然上了他的當，竟在天津和法人訂立和約，將安南的主權送給法國。子材大爲憤激，但政府命令，不能違抗，祇得退兵回國。

左寶貴

朝鮮在我國東北，一向是我國的藩屬。光緒二十年，朝鮮有內亂，日本便進兵朝鮮，干涉其內政；且乘我方不備，突然攻擊我國駐在牙山的軍隊，中日兩國便宣戰。清政府命左寶貴、葉志超、衛汝貴、馬玉崑等統率各軍，前往救援。

寶貴等到了朝鮮，以平壤負山臨江，形勢扼要，乃利用城內外的地勢，共築二十七壘，分軍駐守。布置尙未完畢，日軍數萬開到。寶貴首先率領部下，奮勇抵抗，日軍敗退。寶貴率軍追趕數里，斬殺日軍千餘人。這時寶貴料得日軍必再攻平壤，要求智超一同出軍助戰。智超不肯。果然日軍總指揮野津道貫帶了大批兵士，分三路攻平壤，聲勢甚銳。寶貴率領部下拒戰，槍礮對施，日夜不休。——寶貴素信回教，驍勇善戰，上陣之先，沐浴身體，宣誓必以死報國。他著了朝衣朝冠，身先士卒，大呼衝鋒。旁人勸他不要這樣裝束，免被敵人注目。寶貴道：『我著了朝衣朝冠出去，無非使部下認識我，這樣才得引起他們殺敵的精神。至於敵人注目與否，我卻不在意。』

日軍攻打益急，葉衛馬三軍不是逃走，便是敗退。祇有寶貴統率奉軍三營，扼守平壤城北的礮臺，獨當日軍的先鋒大隊。日軍三路遂一致聯合，猛攻左軍。寶貴益勉勵兵士，奮勇抵禦。他自己踞在礮臺上，手燃大礮，向日

軍左右轟擊。突然對面飛來一個礮彈，正打在寶貴胸間，寶貴立刻身死，全軍因之覆滅。

寶貴既陣亡，平壤隨即陷落，朝鮮之地遂不可守，日軍得以渡鴨綠江而西，去攻奉天了。假使志超等能够協助左軍，一致抗敵，平壤未必失守；不但奉天方面可以不受戰禍，即朝鮮亦可保全。當時日軍批評我國的軍隊說：『祇有左寶貴一軍，猶有勇氣；其餘皆等於兒戲。』這可見左軍之敗沒，實中華民族所受到的重大損失，無怪後來戰禍蔓延，幾於不可收拾，以致朝鮮做了第二個安南呢！

聶士成

聶士成是清朝末年的淮軍名將。他在中日戰爭之前，預知東三省必有戰禍，親自到那裏去遊歷，將走過的山川要隘，統統繪圖立說；因此對於

東三省的形勢，無不瞭然。不多時，果然中日戰爭爆發了。士成帶兵前往，因熟悉地勢，屢敗日軍，以功升直隸提督。及中日和議成立，士成撤兵回國，駐在蘆台，旋奉政府之命，訓練北洋武毅軍。士成參用德國兵制，朝夕加以訓練；他自己和兵士們，同在一處吃飯睡眠，沒有甚麼分別；因此很得兵士們的愛戴。經過三年的訓練，武毅軍成績大著，其精銳爲當時北洋諸軍之冠。

光緒二十六年，現在河北地方，發現一種民衆組織，叫做義和團的，揭着「扶清滅洋」的旗幟，一味仇殺外人及基督教徒。政府中守舊派大臣復加以獎勵，引他們到京師來，想利用了他們實行排外，因此激動英美意法德奧日俄八國的公憤。他們以保護使館爲名，各派了兵艦，從大沽口攻入天津，進逼北京，沿途搜殺義和團，這椿事在歷史上叫做「八國聯軍」。士成對於義和團的舉動，大不贊成。他看到外人勢力侵入中國，當然是疾首痛心的；但他不主張盲目的、無意識的排外。他在這個時候，一方面

搜殺義和團，免得外人有所藉口；一方面抵抗聯軍，免得外人得寸進尺；安內禦外，費煞苦心。天津既被聯軍圍攻，士成便留軍士十營守蘆台，派十營保護鐵路，自己帶了五千人赴津，先後克復陳家溝、武庫、跑馬廠、八里台、紫竹林諸地。聯軍大隊前來；士成兵士欲稍退卻。士成立在橋上，手拿短刀，對他們說：『今日是殺身報國的機會；雖死，不能過橋一步！』兵士們奮勇抵禦，無不以一當百。結果，聯軍大敗，死傷甚衆。

聯軍見聶軍勇猛，不易取勝，便施用很毒的手段，放射氯氣。——氯氣是化學中最毒的藥品，人觸其氣，百步之內，無不立死；照國際慣例，是禁止施用的。——這時士成已血戰三日三夜，遍身受槍傷至數十處之多，血肉模糊。聯軍對於他，固然恨入骨髓；政府中人，還不諒解他保國的苦衷，不肯助以兵力及餉械；義和團又處處和他作對，誣他私通聯軍；於是士成做了「衆矢之的」，雖有神出鬼沒的本領，也不免於一死。果然一彈飛來，正

打在士成身上，腹背洞穿，腸胃流出。一說：士成和他所騎的馬，立刻化爲灰燼；這樣死事之慘，誰也當替他痛哭流涕的。

黃興

黃興，是幫助孫中山先生從事革命運動的重要人物。中山先生遊歷國外，將國內革命的事業，大都交給他主持。其中尤以民國前一年即清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之廣州起事，最爲悲壯偉大，死難的共七十二人；這就是現在黃花岡紀念之由來。

先是三月十日，廣州將軍孚琦，被革命黨人溫生才所刺殺。兩廣總督張鳴岐、廣東水師提督李準，防備革命黨人，因此益嚴。黃興早已在廣州城內外，設立許多秘密機關，積極工作；或聯絡軍隊，或運輸軍火，準備於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時，向督署作大規模的攻擊。到了二十九日早晨，興寫了

一封絕筆書，給南洋同志，其中有『本日馳赴陣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殺敵』等語。下午四時，興對部下同志演說，慷慨激昂，將槍彈符號等分配給他。到了預定的時刻，興一聲號令，率敢死隊直撲兩廣督署，一見守大門的衛隊，即迫他們繳械；衛隊不肯，管帶一人當場被敢死隊所殺。興等遂攻入二門，守二門的清兵及大堂衛隊，見興等來勢凶猛，不敢抵抗，紛紛棄槍投降，情願去做引導。興等跟了他們，直入署內，搜尋鳴岐不得，便回到東轅門。適值李準的親兵大隊開到，興等迎頭痛擊，結果，敢死隊死傷數人，興自己且傷及左手，斷了二個手指，血流如注；但他毫不覺得痛苦，猶指揮部下作戰，且戰且走。

黃興等要殺開一條血路，可是一重重的清兵，把他們裹在中間。興像發狂一般的，握着刀向四周衝殺，清兵四散奔避。敢死隊便跟着他刀尖所指的地方殺出去。但是另外一批清兵，又擁上來，將他們衝散了。興被裹在

這邊，依舊死戰，終於殺出了重圍；敢死隊被裹到那一邊去，因此死傷的，被擄的，又不在少數。

事雖失敗，但黃興的革命精神，並不因此稍餒。而革命黨人，也因廣州方面不易得手，便注重武漢。是年八月十九日即陽曆十月十日，革命黨聯絡新軍起事，佔領武昌，又克復了漢口、漢陽，聲勢浩大。清政府派大軍南下。黃興被推爲民軍總司令，與清軍相持於武漢，竭力抗戰。及各省先後響應獨立，清政府派代表與民軍議和。於是滿清統治了二百六十八年的中國，這時才重歸漢族之手，這是何等的榮幸呀！

陳其美

陳其美是一個極純潔極勇敢的革命家。當他少年時，在上海習商業，曾邀集友人，創立學社，以研究科學爲名，暗中聯絡有才識的同志，作革命

運動的準備。光緒三十二年，爲研究軍事起見，赴日本留學，加入同盟會，所交同志尤多。三十四年回國，遊歷京津一帶，視察北方形勢。他鑒於長江一帶的革命運動，日見擴大，不能不有統一的機關，因與宋教仁、范鴻仙等組織中部同盟會於上海，以統籌長江全部的規劃。同時，他感到言論宣傳的重要，更創辦中國日報，民聲叢報於上海，作爲鼓吹革命的言論機關，使全國民衆，對於革命運動，有深切的認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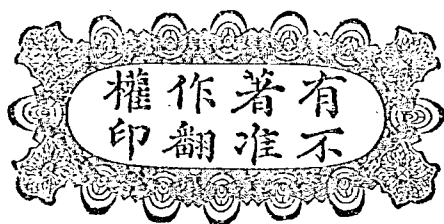
自黃興在廣州起事失敗，其美竭力經營長江：一方面計劃上海的革命運動；一方面與兩湖同志，切實聯絡。不久，武昌民軍起義，清政府派大兵南下，打算一舉撲滅武漢的革命軍，革命軍屢爲所敗，武漢局面緊張。其美立刻回到上海，於九月十三日，委託高子白、楊譜笙督率同志，攻高昌廟的製造局。局中駐軍，一部份雖贊成革命，一部份還表示反對，因此一時不能攻下。其美遂請各同志，暫停進攻，欲自進製造局，向反抗的軍隊開導。各同

志都以爲這是很冒險的舉動，勸他不可前往。其美不聽，毅然直入。果然他到了製造局，被駐軍扣留，用鐵索將他鎖於柱上。各同志得此消息，益加猛攻。第二天，終於將製造局攻破；其美因此得釋。

製造局占領後，各同志在小東門海防廳開大會，討論獨立後的辦法，公舉其美爲滬軍都督。其美就職後，即促吳淞海軍獨立，以增加革命軍的實力；同時又收復郵政總局及電報局；上海局面，由此大定。接着，浙江蘇州鎮江先後宣布獨立，各省響應革命軍的，也就越加踴躍了。祇有南京方面，因江南提督張勳的堅守，仍然擁護清室。其美乃聯絡蘇浙鎮粵等軍隊，合攻南京。設立總兵站，一切籌備餉械，調運舟車，多仰給於上海。其美服務其間，晝夜不休，如是者二十餘日，才將南京攻下。這一來，長江千里，聯爲一氣，革命軍的形勢，才見鞏固。及孫中山先生從海外回到上海，其美與各省代表商議，共推中山先生爲臨時大總統，主持大計。南京臨時政府遂告成立。

武昌起事以來，各省雖有響應的，可是關係不見十分重要。因爲那時清軍與民軍相持於漢口一帶，民軍屢敗，各省仍多抱觀望的態度。如無上海的光復，來作武昌的聲援，則清軍必將藉戰勝的餘威，沿江東下，這樣，革命軍勢力必受重大的挫折；滿清政府或再延長若干年的命運，亦未可知。又如上海雖已光復，倘南京尙在張勳之手，則長江上下游聲氣不通，於革命軍勢力之進展，亦不無影響。尤其是上海，爲世界著名大埠，又爲全國輿論的中心。自從上海落於革命軍之手，上海的報紙遂充滿了革命的空氣，全國人民因此益傾心於革命軍方面。所以上海的光復，關係於中華民國的成立，是很重大的，這都當歸功於其美一人。——無怪我們一到上海西門口，總可以看到巍峨地矗立着陳英士先生（即其美）的紀念塔哩。

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發行
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編者

韓范 乘

發行人

李虞杰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印刷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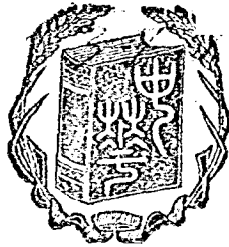
上海澳門路八九號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中華文庫 中國民族英雄列傳（全一冊）
初集第一集
◎定價國幣二元八角

（郵遞運費另加）

7-28
4-7-4 611



(13541)